



張衡列傳第四十九

後漢書百五十九

南宋莊韓譏唐章懷太子賢注明汪文盛高澂傳改舟校

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也

西鄂縣故城在今鄂州向城縣南有平子墓及碑在焉崔瑗之文也

為著姓祖父堪蜀郡太守衡少善屬文游於三輔因入京

師觀太學遂通五經貫六藝雖才高於世而無驕尚之情

常從容淡靜不好交接俗人永元中舉孝廉不行連辟公

府不就時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踰侈衡乃擬

班固兩都作二京賦因以諷諫精思傳會十年乃成文多

故不載大將軍鄧騭奇其才累召不應衡善機巧尤致思

於天文陰陽歷算常耽好玄經

桓譚新論曰楊雄作玄書以為玄經者天也道也言聖賢制法作事皆

引天道以為本統而因附續萬類王政人事法度故必義氏謂之易老子

謂之道孔子謂之元而楊雄謂之玄玄經三篇以紀天地人之道立三體

有上中下如禹貢之陳三品三三而九因以九九八十一故為八十一卦

以四為數數從一至四重累變易竟八十一而編不可損益以二十五著

漢之玄經五千餘言而傳十二篇也 謂崔瑗曰吾觀大玄方知子雲妙極道數

乃與五經相擬非徒傳記之屬使人難論陰陽之事漢家

得天下二百歲之書也 子雲當哀帝時著大玄經自漢初至哀帝二百歲也 復二百歲殆

將終乎 自中興至獻帝百八十九年也 所以作者之數必顯一世常然之

符也漢四百歲玄其興矣 自此已上並衡與 安帝雅聞衡善

術學公車特徵拜郎中再遷為太史令 漢中議太史令屬太常秩六百石也 遂

乃研覈陰陽妙盡璇機之正作渾天儀著靈憲筭罔論言

甚詳明 漢名臣奏曰蔡邕曰言天賦者有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夜之學絕無師法周髀術數具存考驗天狀多所虛

失故史官不用渾天者近得其精也 今史官所用候臺銅儀則其法也靈憲序曰昔在元將志天路用定電軌尋緒本元先準之于渾躰是為正儀故靈憲作與衡集無筭罔論

蓋網絡天地而辨之因名焉 順帝初再轉復為太史令衡不

慕當世所居之官輒積年不徙自去史職五載復還乃設

客問作應問以見其志云 問非也衡集云觀者觀余去史官五載而復還非進取之勢也唯衡內職利

蓋聞前哲首務務於下學上達佐國理民有云為也 論

子曰下學而上達注云下學人事上知天命也 朝有所聞則夕行之立功立事式昭德音

尚書曰立功立事可以求年逸詩曰析招之惜情式昭德音用也昭明也 是故伊尹思使君為堯舜

而民處唐虞彼豈虛言而已哉必旌厥素爾 尚書伊尹曰予弗克俾厥后惟

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旌明也素猶志也 外單巫咸定守王家 尚書曰外單巫咸定守王家

曰巫咸保 申伯樊仲實具幹周邦服袞而朝介主作瑞 申伯

之伯也樊仲仲山甫也為樊侯並周宣王之卿士詩大雅曰維申及甫維周之翰注翰幹也服袞謂申伯為冢宰服袞是之服也文曰錫爾介圭以作爾

寶注云寶瑞也圭長尺二寸謂之介也 厥跡不朽垂烈後昆不亦不歟且學非

以要利而富貴萃之貴以行令富以施惠惠施令行故易

稱以大業 易繫詞曰盛德大業至矣哉富 質以文美實由華與

器賴彫飾為好人以輿服為榮吾子性德體道篤信安仁

約已博藝無堅不鑽以思世路斯何遠矣論語曰篤信好學又曰仁者安仁又

曰鑽之彌堅博我日襄滯日官今又原之日官史官也左傳曰天子有日官爾雅曰原再也

雖老氏曲全進道若退然行亦以需老子曰曲則全枉則正又夷道若顯進道若退

不進也需卦曰需必也學非所用術有所仰故臨川將濟而舟楫不

存焉徒經思天衢內昭獨智固合理民之式也故嘗見謗

于鄙儒天衢天道也言徒執思深厲淺揭隨時為義曾何貪於

支離而習其孤技邪指囊衣也音立厲反詩凱風曰深則厲淺則揭爾雅

深水則厲淺則揭也易隨卦隨時之義大矣哉莊子曰朱泚曼學子居能於

支離益單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技音渠綺反責衡何獨妙思於

機巧也參音輪可使自轉木雕猶能獨飛已垂翅而還故棲

去亦調其機而話諸垂翅故棲謂得為史官也蓋何不也銘也諸

羽故棲何不謂其機關使利而高飛昔有文王自求多福詩大雅文

王篇曰亦屈已美言以相剋勉勝也衡集作鳴于喬木乃金聲而玉振之

詩小雅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前求用後勳雪前吝婞

俛不柔以意誰斬也各耻也左傳曰味公斬之應之曰是何觀

同而見異也君子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耻祿

之不夥而耻智之不博方言曰凡物盛而多齊朱是故藝可學

而行可力也天爵高懸得之在命孟子曰仁義忠信樂善不倦

也案此謂天子高懸爵位得者在命也或不速而自懷或羨旃而不臻速召也懷來

求之無益故智者面而不思面情貼身以傲幸固貪夫之

所為未得而豫喪也貼意枉尺直尋議者譏之盈欲虧志

孰云非羞孟子陳代問孟子曰枉尺而直尋若可為也孟子曰昔齊景

而往何哉且夫枉尺而直尋若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

為歟趙岐注云志士守義者也君子困窮故虞人不得其招尚不往如何

大不可在大就小而以要利也

於心有猜則簋食饌饋猶不屑

餐旌者以之

音捕故反並謂食也音孫詩云有蒙食發饗音仕卷反饋

作爰精目列子曰東方有人焉曰爰旌目將有適也而餓於道狐丘父之

盜曰丘見而下壺食以饋之爰旌目三饋而後能視曰子何為者也我狐

父之人丘也爰旌目曰諸汝非盜邪吾義不食

子之食也兩手據地而歐之不出嚙嚙而止也

意之無疑則兼金

盈百而不嫌辭子孟軻以之

孟子陳蔡問曰前日於齊三餽兼金一百

受是則今日受之非也子孟子曰皆是也當在宋也子將遠行遠行者必以

贖予何為不受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地焉有君子而

可以貨取乎趙岐注云兼金好金也價兼倍於惡者故曰兼金一百百鎰

也二十兩為鎰贖送行者贈賄之禮也在齊時無事於義未有所處也義

無所處而餽之是以貨賄

士或解桓楬而襲黼黻或委函筮而

據文軒者度德拜爵量績受祿也

解桓楬謂審威也委函筮謂傳

而西謂禘禴短

者謂之短也

輸力致庸受必有階

受或

渾元初其靈軌未

紀吉凶紛錯人用腫朦

腫朦言

未暗也黃帝為斯深慘有風后者

有常則風后之為也

史記曰黃帝也口推策至風后力救以理人懼

天地之紀幽明之占又曰旁羅日月星辰春

是焉亮之察三辰於上跡禍福乎下

經緯歷數然後天步

實或亂德人神雜擾不可

方物重黎又相頴頊而申理之

日月即次則重黎之為也

帝王紀曰少昊字清陽國語楚觀射父

可方物頴頊承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

正黎司地以屬人重少昊氏之子黎頴頊氏之子

各有能因執授

任鳥師別名四叔三正官無二業事不並濟

左傳刻子曰少

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也伯趙氏司至也青鳥氏司啓也丹鳥氏司

閉也又晉蔡墨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

重為句芒該為蓐收脩及熙為玄

真四叔分主三正言其不兼業也

書長則宵短日南則景北

北極而

影短晝六十刻夜四十刻冬至日南極而影長夜六十刻晝四十刻也

易通卦驗曰冬至晷長丈三尺夏至晷長丈五寸謂立八尺表之陰也

天且不堪兼況以人該之

該備

夫玄龍迎夏則陵雲而奮鱗

樂時也涉冬則涵泥而潛蟠避害也

說文曰龍鱗蟲之長能

分而登天秋分而入川言出入有時

公旦道行故制典禮以尹天

能明能小能巨能短能長春

下懼教誨之不從有人之不理

尹正也道行言道得申也

仲尼不

也賈逵注國語曰涵亂也涵音骨

流俗本作行道者非也

仲尼不

也賈逵注國語曰涵亂也涵音骨

流俗本作行道者非也

仲尼不

也賈逵注國語曰涵亂也涵音骨

流俗本作行道者非也

仲尼不

也賈逵注國語曰涵亂也涵音骨

流俗本作行道者非也

仲尼不

也賈逵注國語曰涵亂也涵音骨

流俗本作行道者非也

仲尼不

也賈逵注國語曰涵亂也涵音骨

不遇故論六經以俟來辟辟君也公羊傳曰孔子制春秋以俟後聖也恥一物之不

知有事之無範所考不齊如何可一衡集考字作丁丁當也夫戰國交爭

戎車競驅君若終流入無所麗麗附也公羊傳曰君若資旒然旒旒

燭武縣縋而秦伯退師燭之武鄭大夫也縋縣縋於城而下也左傳曰秦伯圍鄭鄭伯使燭之武夜踰而出

說秦秦伯為之退師魯連係箭而聊城弛折魯仲連齊人也時燕將守聊城

自殺見史記張儀從往則合橫來則離安危無常要在說夫

張儀說諸侯連和事秦為橫蘇秦說諸侯連張儀說諸侯連和事秦為橫蘇秦說諸侯連

兵拒秦為從蘇秦往則從合張儀來則從離咸以得人為梟失士為

充梟猶勝也猶六故樊噲披帷入見高祖前書曰樊噲沛人也封

沛公方踞林令兩女子洗足而見酈食其食其曰必欲當由此之會

乃鼃鳴而驚鹿也前君臣相感也焦贛易林曰鼃鳴岐野鸞應於泉也故能同心勳力勤

恤人隱隱也國語曰勤恤人隱而除其害也奄受區夏遂定帝位皆謀臣之由

也故一介之策各有攸建子長謀之爛然有第前書曰謀諸華也

功臣等傳爛然各有第序也夫女媧北而應龍翔汝鼎聲而

軍容息女媧旱神也北猶退也應龍能興雲雨者也山海經曰蚩尤作

伯雨師從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曰妖雨止遂殺蚩尤妖不得復上所居

不雨妖亦散也音步未反聲或作藝容或作客衡集容作害並未詳也

溽暑至而鷄火棲寒冰返而鼃鼃蟄棲息也禮記月令曰季夏

三月在午六月在酉言當季夏之時鷄火退於酉返疑也今也皇澤宣洽海外混同萬方億

醜并質共劑若修成之不暇尚何功之可立質劑猶今分文

交通也周禮曰凡賣買者質劑焉大市以質小市以劑鄭立事有三

言為下列下列且不可庶矣奚冀其二哉左傳魯子孫豹曰太

功其次有立言杜預注云立德黃帝堯舜于茲縉紳如雲儒士成

林及津者風櫛失塗者幽僻遭遇難要趨偶為幸世易俗

異事執舛殊不能通其變而一度以揆之易繫辭曰通其契

船而求劍于株而伺免也。其劍自舟中墜於水。馮煥其舟曰：是吾劍所從墜也。舟已行而劍不行，若此，求劍不亦惑乎？韓子曰：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兔走觸之折頸而死，因釋耕守株，冀復得免，為宋國笑也。

愧逞願必無仁以繼之，有道者所不履也。越王句踐事此，故厥緒不承。史記曰：越王句踐先吳興師，吳王聞之，悉發精兵擊越，越敗，頭自取。捷徑邪，至我不忍以投步于進，苟容我不忍以歎。

肩捷疾也。歛也。音含。孟子曰：何意事。貴者肩有所尊，俗之情也。歛亦斂也。雖有犀舟勁楫，猶人涉印，否有須者也。前書曰：去我弓才之兵器，不畢利音義曰：今俗謂刀兵利，須我友印我也。須待也。鄭玄注云：人皆涉我友，未至我獨待而不涉，言至家之道非得所適，貞女不行，非得禮義，婚姻不成，喻仕當以道不承妄進也。

始亦奉順敦篤，守以忠信，得之不休，不獲不吝。始且也。休，美也。吝，恥也。易曰：不見是而無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又曰：居二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也。方將師天老而友地典，與之乎高，晚而大談孔甲，且不足慕焉。稱殷彭及周聃，帝王

黃帝少風，后配上台，天老配中台，五聖配下台，謂之三公共餘，知天規地典，力牧常先，封胡孔甲等，或以為師，或以為將，藝文志陰陽有地典六篇，殷彭即老彭，殷賢人也。晚視也。高視大談言不同流俗，衡集作矢談矢亦直也。義亦通也。

與世殊技，固孤是求，技巧也。音伎。木子憂朱泚曼之無所用，吾恨輪扁之無所教，或作技誤也。

也。輪扁謂為輪者名扁也。扁音技，矜反。莊子曰：輪扁對齊桓公曰：斲輪之法，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疾不徐，得之於手而應之於心，口不能言也。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子亦不能受之於臣。言泚曼屠龍既所用輪扁斲輪，亦不能教人也。泚音匹，萌反。

子觀木雕獨飛，敗我垂翅，故棲吾感靈龜附鳴，悲爾先笑而後號也。龜，蝦蟇也。音胡。媯，反。周易旅卦上九曰：先笑而後號。非斐豹以斃，督燔書禮至以掖國作銘。左傳曰：晉栾盪復入於晉，栾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范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曰：而殺之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乃殺之。杜注曰：蓋豹犯罪沒為官奴，以丹書其罪。左傳衛伐邢，禮至與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禮至自為銘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國子邢正卿禮至本衛人，仕邢為大夫，掖謂挾也。

弦高以牛餽退敵，墨翟以縶帶全城。左傳曰：秦師襲鄭，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牛十二，搗滑而還。墨子曰：公輸般為雲梯以攻宋，墨子解帶為城，以牒為城，公輸般九攻墨子，九拒公輸之攻，盡墨子之守，有餘。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矣。

師曰：寡君聞吾子將出於敝邑，敢犒從者。秦孟明、白、鄭有備矣。城

師曰：寡君聞吾子將出於敝邑，敢犒從者。秦孟明、白、鄭有備矣。城

師曰：寡君聞吾子將出於敝邑，敢犒從者。秦孟明、白、鄭有備矣。城

師曰：寡君聞吾子將出於敝邑，敢犒從者。秦孟明、白、鄭有備矣。城

師曰：寡君聞吾子將出於敝邑，敢犒從者。秦孟明、白、鄭有備矣。城

師曰：寡君聞吾子將出於敝邑，敢犒從者。秦孟明、白、鄭有備矣。城

師曰：寡君聞吾子將出於敝邑，敢犒從者。秦孟明、白、鄭有備矣。城

師曰：寡君聞吾子將出於敝邑，敢犒從者。秦孟明、白、鄭有備矣。城

師曰：寡君聞吾子將出於敝邑，敢犒從者。秦孟明、白、鄭有備矣。城

師曰：寡君聞吾子將出於敝邑，敢犒從者。秦孟明、白、鄭有備矣。城

師曰：寡君聞吾子將出於敝邑，敢犒從者。秦孟明、白、鄭有備矣。城

師曰：寡君聞吾子將出於敝邑，敢犒從者。秦孟明、白、鄭有備矣。城

師曰：寡君聞吾子將出於敝邑，敢犒從者。秦孟明、白、鄭有備矣。城

師曰：寡君聞吾子將出於敝邑，敢犒從者。秦孟明、白、鄭有備矣。城

貫高以端辭顯義蘇武以禿節效真

貫高趙相也端猶正也獨正言趙王不反高帝賢而

赦之蘇武使匈奴中持節蒲且以飛矰逞巧詹何以沈鉤致精

列子曰蒲且子之弋弱弓織繳乘風振之連雙鵠於青雲之際又曰詹何

以獨繭絲為綸芒針為鈎荆篠為竿剖粒為餌引盈車之魚周禮曰矰矢

用之射鄭玄注云結繳於天謂之矰矰高也

弈秋以碁局取譽王豹以清謳流聲圃

局也碁即所執之子秋名也孟子曰弈秋通國之善弈者又曰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也

二立退又不能羣彼數子

二立謂太上立德其次立功也上立事有不能參名於二立之流也臣賢察古本作曰立流俗

惜八索之不理

左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立此

以下言不能立德立功唯欲立言而已

庶前訓之可鑠聊朝隱乎柱史

前書東方朔曰首陽為拙

且韞積以待價踵顏氏以行止

論語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積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我待價者也又子謂顏回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

曾不

子孟子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義何

謙夫晉楚敢出誠於知己

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富我以吾義何

陽嘉元年復造候風地動儀以精銅鑄成

八尺合蓋隆起形似酒尊飾以篆文小龜鳥獸之形中有

都柱傍行八道施關發機外有八龍首銜銅丸下有蟾蜍

張口承之

蟾蜍蟾蜍也蟾音時占反蟾音時諸反

其牙機巧制皆隱在尊中覆蓋周密無際如有地動尊則振龍機發吐丸而蟾蜍銜之

振聲激揚伺者因此覺知雖一龍發機而七首不動尋其方面乃知震之所存

之以事合契若神自書典所記未之有也嘗一龍機發

後數日驛至果地震隴西於是皆服其妙自此以後乃令

史官記地動所從方起時政事漸損權移於下衡因上疏

陳事曰伏惟陛下宜哲克明繼體承天中遭傾覆龍德泥

蟠

順覆謂順帝為太子時廢為濟陰王蟠音博寒反

今乘雲高躋

廣雅曰蟠曲也揚雄方言曰未升天龍謂之蟠

磐桓天位誠所謂將隆太位必先倥偬之也倥音口弄反偬音子弄反

曰空惚窮困也亦謂順帝彼廢時也親履艱難者知下情備經險易者達物偽

左傳曰晉侯在外十九年矣險阻艱難備嘗之矣人之情偽盡知之矣故能一貫萬機靡所疑惑百

揆允當庶績咸熙宜獲福祉神祇受譽黎庶而陰陽未和

灾眚屢見神明幽遠宜鑒在茲福仁禍淫景響而應因德

降休乘矢致咎天道雖遠吉凶可見近世鄭蔡江樊周廣

王聖皆為效矣事具臣者傳故恭儉畏忌必蒙祉祚奢淫諂慢鮮

不夷戮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夫情勝其性流遞忘反性

生之所負情者性之發性善情惡情勝則荒淫也豈唯不肖中才皆然苟非大賢不能見

得思義故積惡成釁罪不可解也向使能瞻前顧後援鏡

自戒則何陷於凶患乎楚辭曰瞻前而顧後兮援鏡自戒謂引前事以為鏡而自戒勸也韓詩外傳曰明鏡所以照形性貴寵之臣眾所屬仰其有愆尤上下知之褒美

譏惡有心皆同故怨譴溢乎四海神明降其禍辟也

頃年雨常不足思求所失則洪範所謂僭恒陽若者也

恒常也若順也孔安國注恒範云君行僭差則常陽順之常陽則多旱也懼羣臣奢侈昏踰典式目下

逼上用速咎徵又前年京師地震土裂順帝永建三年正月京師地震也裂

者威分震者入擾也君以靜唱臣以動和威自上出不趣

於下禮之政也竊懼聖思厭倦制不專已恩不忍割與衆

共威威不可分德不可共洪範曰臣有作威作福玉食害

于而家凶于而國天鑒孔明蹀躞不失灾異示人前後數

矣而未見所革以復往悔華改也復反也自非聖人不能無過願

陛下思惟所以稽古率舊勿令刑德八柄不由天子周禮太宰

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一曰爵二曰祿三曰刑四曰置五曰主六曰奪七曰廢八曰誅若恩從上下事依禮制

禮制脩則奢僭息事合宜則無凶咎然後神望允塞灾消

不至矣初光武善識及顯宗肅宗因祖述焉自中興之後

儒者爭學圖緯兼復附以妖言衡以圖緯虛妄非聖人之

法乃上疏曰臣聞聖人明審律曆以定吉凶重之以卜筮

雜之以九宮易乾鑿度曰太一取其數以行九宮鄭玄注云大一者

之所居故謂之九宮大數大分以陽出以陰入陽起于子陰起于午是以

太一下九宮從坎宮始自此而從於坤宮又自此以從於震宮又自此而從於

巽宮所以行半矣還息於中央之宮既又自此而從於乾宮又自此而從於

於兌宮又自此而從於艮宮又自此而成於離宮行則周矣上遊息於太

一之星而反紫宮行也經天驗道本盡於此或觀星辰逆

順寒燠所由或察龜策之占巫覡之言前書曰齊肅明者神

曰巫覡音其所因者非一術也立言於前有徵於後故知者

貴焉謂之讖書讖書始出蓋知之者寡自漢取秦用兵力

戰功成業遂可謂大事當此之時莫或稱讖若夏侯勝眭

孟之徒以道術立名其所述著無讖一言劉向父子領校

秘書閱定九流亦無讖錄成哀之後乃始聞之此書始於哀

帝時以明經為議郎夏侯勝字長公東平人好洪範五行傳說宣帝時為

太子太傅又或哀時有詔使劉向及子歆為秘書校定經傳諸子等九流

謂儒家道家陰陽家法家名家墨家縱尚書堯使縣理洪水九載

績用不成縣則殛死禹不嗣興殛誅也而春秋讖云其工理

水凡讖皆云黃帝伐蚩尤而詩讖獨以為蚩尤敗然後堯

受命春秋元命包中有公輸班與墨翟事見戰國非春秋

時也衡集云班與墨翟並當又言別有益州益州之置在於

漢世前書武帝其名三輔諸陵世數可知至於圖中訖于成

帝一卷之書互異數事聖人之言執無若是殆必虛偽之

徒以要世取資往者侍中賈逵摘讖互異三十餘事諸言

讖者皆不能說至於王莽篡位漢世大禍八十篇何為不

戒則知圖讖成於哀平之際也且河洛六藝篇錄已定後

戒則知圖讖成於哀平之際也且河洛六藝篇錄已定後

人皮傳無所容慕

衡集上事云河洛五九六藝四九謂八十一篇也傳音附在賢察後集云後人皮傳無所容富又揚

雄方言曰秦晉言非其事謂之皮傳謂不深得其情核皮膏淺近強相傳會也後人不達皮膚之意流俗本多作頗傳者誤也無所容富謂不空受有如增也莊子曰甯何籍籍續漢書亦作甯本作慕者義亦通也 永元中清河宋景遂以歷紀推

言水灾而為稱洞視王版

遜甲第山圖曰禹游於東海得玉珪碧色長一尺二寸圓如日月以自昭自達

幽明真言宋景歷紀推知 或者至於弃家業入山林後皆無效

而復采前世成事以為證驗至於永建復統則不能知

順帝即位年也後統謂廢 此皆欺世罔俗以昧執位情偽較然

而復立言讖家不論也

莫之糾禁且律歷卦候九宮風角數有徵效世莫肯學而

競稱不占之書

謂說稱 譬猶畫工惡圖大馬而好作鬼魅

誠以實事難形而虛偽不窮也

韓子曰客為齊王畫者問畫孰難對曰狗馬最難孰易鬼魅最易狗

鬼魅無形故易也

宜收藏圖識一禁絕之則朱紫無所眩典

籍無瑕玷矣後遷侍中帝引在

下所疾惡者宦官懼其毀已

豎恐終為其患遂共讒之

衡常思圖身之事以為吉凶倚

伏幽微難明乃作思玄賦

玄道也德也老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以宣寄情志

其辭曰仰先哲之玄訓兮雖彌高其弗違

玄訓道德之訓也 高匪仁里其焉宅兮匪義迹其焉追

論語孔子曰里仁為美宅不處仁焉得知里宅皆居也 潛服膺以永覩兮綿日月而不衰

說文曰膺匈也禮記曰服膺拳拳而不息覩音才性 反前書音義曰覩與稱同伊中情之信脩兮慕古人之貞節

脩謂自脩為善也楚辭曰苟中情其好 竦余身而順止兮遵繩墨而不跌

竦企立禮記曰為人 誠心固其如結

團團垂兒也詩曰心之憂矣如或結之 旌性行以制佩兮佩夜

光與瓊枝

旌明也夜光美玉瓊枝玉樹以諭 又綴之以江離

案離音祖緩反字書亦繁字也繁音並戶 又綴之以江離

反誤也江離香草也本草經曰蘼蕪一名江離即

蘼蕪一名江離即

考窮苗也楚辭曰苞江蘺與薛芷兮

美瑩積以酷烈兮允塵邈而

難虧裝積衣攝也酷烈香氣盛也司馬相如曰酷烈兮久而不歇以喻道

德著美幽既姱麗而鮮隻兮非是時之攸珍楚辭曰姱好也攸所

而時人不珍也奮余榮而莫見兮播余香而莫聞幽獨守此

交陋兮敢怠皇而舍勤怠惰也皇暇幸二八之選虞兮喜傳

說之生殷尚前良之遺風兮悵後辰而無及二八八元八位也

立感鸞鳥鸞鳥之特棲兮悲淑人之稀合山海經曰女林山有鳥五

又曰九疑山有五采之鳥各鸞鳥叔善也彼無合其何傷兮患衆偽

之冒真且獲譴于羣弟兮啟金滕而乃信且周公也譴謗也信

政其弟管叔蔡叔等謗言云公將不利於天子周公乃誅二叔秋大孰素

勅武王之策方信周公覽蒸民之多僻兮畏立辟以危身蒸

也僻邪也辟法也詩曰曾煩壽以迷或兮羌執可與言已也言

願竭力以守義兮雖貧窮而不改執雖虎而試象兮貼焦

原而跟止離虎有文也貼臨也焦原原名也限足踵也尸子曰中黃伯

別又願為牛與象自謂天下之義人也惡乎試之曰夫貧窮大行之後也

跡賤者義之離虎也吾日試之矣又曰昔國有名焦原者廣尋長五十步

臨百刃之谿昔國莫敢近也亦有以勇見昔子者獨却行刺踵焉此所以服

宮國也夫義之為焦原也高矣此義所以服一世也衡言躬獲仁義不辭

險難亦足以服庶斯奉以周旋兮要既死而後已左傳史克曰

一代之人也庶斯奉以周旋兮要既死而後已奉以周旋不

敢失業論語孔子曰俗遷渝而事化兮泯規矩之園方泯滅也珍

蕭艾於重笥兮謂蕙芷之不香蕭蒿也笥篋也蕙芷並香草也貴

人也斥西施而弗御兮羈要褭以服箱斥遠也西施越之美女

也言踈遠美女又以駭馬駕車並喻不能用賢也行跛僻而獲志兮

循法度而離殃惟天地之無窮兮何遭遇之無

卷五十九

卷五十九

七

常不抑操而苟容兮譬臨河而無航航而也孫卿子曰倫合苟

輔不存若濟河無舟矣欲巧笑以干媚兮非余心之所嘗襲温恭之黻

衣兮披禮義之繡裳襲重也周禮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曰繡辯貞亮以為繁兮

雜技藝以為珩說文曰辯文織也音通於大禮記曰男擊華女昭

綵藻與雕琢兮璜聲遠而彌長黃佩玉也爾雅曰半璧曰璜言佩服之美前道德之盛也

棲遲以恣欲兮耀靈忽其西藏淹久也棲遲遊息也耀靈日也楚辭曰耀靈安藏言年歲之蹉跎也

恃已知而華子兮鴟鳴而不芳自謂也鴟鳴鳥名喻讒人也

廣雅曰鴟鵂布穀也楚辭曰恐鴟鵂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為之不芳王逸注云以喻讒言先至使忠直之士被罪也言恃知足以相榮反遇讒而見害也

冀一年之三秀兮道白露之為霜三秀芝草也楚辭曰采三秀於山間說文曰道迫也方秀

馮霜喻以賢被讒也時壘壘而代序兮疇可與乎比侘更進也代序疇誰也

侘偶也侘協韻音苦即反咨妒媿之難並兮想依韓以流亡媿美也音明故

反楚辭曰媿目且笑言嫉妒者憎惡美人故難與並也韓謂齊仙人韓終也為王採藥王不肯服終自服之遂得仙楚辭曰羨韓衆之得一流亡關

即岐陟而據情岐陟山足也周文王所居也文君為我端著兮利飛遁以

保名文君文王也端正也楚辭曰詹尹端策拂龜周易遁卦上九曰肥遁無不利淮南九師道訓曰遁而能飛言孰不焉歷衆

山以周流兮翼迅風以揚聲遁卦艮下乾上艮為山故曰歷衆山從二至四為巽巽為風故曰翼迅風也

也二女感於崇岳兮或冰折而不營遁上九變而為咸咸感也咸卦艮下兌上從二至四

為巽與兌為二女也崇岳謂艮也從三至五為乾易說卦曰乾為冰兌為毀折陽不末陰故曰冰折而不營也天蓋高而為

澤兮誰云路之不平乾變為兌乾為天兌為澤故曰天為澤澤言天高尚為澤誰云路之不平言可行也勗

自強而不息兮蹈王階之嶢嶢勗勉也乾為金玉故曰王階嶢嶢增高峻兒嶢音堯學音士難反

懼筮氏之長短兮鑽東龜以觀禎左傳晉卜人曰筮短龜長不

卜之也周禮龜人掌六龜之屬東龜曰東屬其色青也遇九臯之介鳥兮然素意之不逞

詩小雅曰鷦鷯九臯注云臯澤中溢水出所為也自外數至九喻深遠也介耿介也龜經有棲鷦鷯也言卜得鷦鷯也遲快也協韻音尹真反遊

塵外而瞥天兮據冥翳而哀鳴瞥視也音普列反冥翳高遠也鷓鴣競於貪

後漢五十九

列傳四十九

卷二

楚兮我脩絜以益榮以喻鸚鵡也子有故於玄鳥兮歸母

氏而後寧子謂衛也和之我有好爵吾與汝糜之言子歸母氏然後得寧猶臣遇

求聖君以仕之也占既吉而無悔兮簡元辰而傲裝也元

辰吉辰也旦余沐於清原兮晞余髮於朝陽爾雅曰朝陽日也

陽發辭曰朝濯髮於陽谷夕晞余身于九陽也漱飛泉之瀝液兮咀石菌之流英微液

也咀爵也石菌也翔鳥舉而魚躍兮將往走乎八荒翔飛也音

也音奏八荒八方荒寒地也淮南過少暉之窮野兮問三丘乎句

芒帝王紀曰少昊邑于窮桑都曲阜或謂之窮桑帝地在魯城北衛

之正東方何道真之淳粹兮去穢累而票輕道真謂道德之

雜曰粹票音匹妙反猶飄飄也登蓬萊而容與兮整雖拊而不

頤負嶠大龜也列子曰勃海之東有大壑焉其中有五山一曰岱輿二曰

採芝兮聊且以乎長生東方朔十洲記曰瀛州在東海之東上生

酒飲之令馮歸雲而遐逝兮夕余宿乎扶桑扶桑日所出在陽

生見淮喻羽青岑之玉醴兮餐沆瀣以為糧爾雅曰山小而高

今蓋也楚辭曰餐六氣而飲沆瀣王發昔夢於木末兮穀崑崙之

高岡山海經曰崑崙崑崙在西北方八百生高萬仞上有木末長五尋大五

親往見焉是為發昔夢也臣賢案衡之賦賦將往走乎八荒以後即先往

於陽谷兮從伯禹於稽山陽谷日所出也孔安國注尚書曰禹化

山大會計理國之道故集羣神之執玉兮疾防風之食言左傳

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國語仲尼曰昔禹致羣神於會稽之山防

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客曰敢問誰為神仲尼曰山川之守足以紀綱天

後至也爾雅曰食偽也指長沙以邪徑兮存重華乎南鄰長沙

州也從稽山西南向長沙故云邪徑存猶問也哀二妃之未從兮

償處彼湘瀕二妃舜妻堯女娥皇女英翻連翹也償弃也瀕水涯也

之相君湘夫人也禮記云舜葬蒼梧二妃不從也流目覩夫衡阿兮睹有黎之圯墳痛

火正之無懷兮託山岐以孤魂衡阿衡山之曲也魯頌頌之子祝融也為高辛氏之火正葬於衡山

越邛州而愉敖河圖曰天有九部八紀地有九州八柱東南神州曰

曰开上正中冀州曰白土西北神州曰深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弁州

成土東北咸州曰隱土正東揚州曰信土倫樂也救遊也躋日中于

昆吾兮憇炎天之所陶淮南子曰日至于昆吾是謂正中高誘注云

南方有火山長四千里廣四揚芒熛而絳天兮水泫云而涌濤

五里書夜火然陶猶炎熛也温風翕翕其增執兮怒鬱

邑其難聊温風炎風也淮南子曰南方之極自北方之外南至委頁

羈旅而無友兮余安能乎留茲顧獨也音若思友不顧金天而

歎息兮吾欲往乎西嬉金天氏西方之帝前祝融使舉歷

兮纒朱鳥以承旗纒繫也音山綺反朱鳥鳳也躔建木於廣都

兮拓若華而躊躇建木在廣都若木在

后稷葬焉於野折若木以拂曰躊躇超軒轅於西海兮跨汪氏

之龍魚聞此國之千歲兮曾焉足以娛余山海經曰軒轅之

下壽者八百歲龍魚在其北一曰蝦魚有神巫乘此以行九野思九土

之殊風兮從蓐收而遂徂九土九州也蓐收西方神歛神化而

蟬蛻兮朋精粹而為徒歛疾貌也音詩勿反蛻音脫充文曰蟬蛻

猶仙也踟白門而東馳兮云台行乎中野躓音賦鄭玄注禮記

粹美也南子曰自東北方曰方土之山曰蒼門東方曰東極之山曰開明之門東南

方曰波母之山曰陽門南方曰南極之山曰暑門西南方曰編駒之山曰白

曰西北極之山曰寒門凡八極之震是兩天下八門之風是節寒暑爾雅曰

台我也野協韻音神者反亂弱水之漚浚兮逗華陰之湍渚正絕流曰崑崙山

兮權龍舟以濟予號予也聖賢家墓記曰馮夷者弘農華陰潼鄉隄

姓呂名公子夫人姓馮名夷使也清靜也津濟皮處靜之會帝軒之

未歸兮悵相侔而延佇帝軒黃帝也鑄鼎於湖在今湖城縣與河

相侔猶相侔也四音許史又師古曰相侔也黃靈齋而訪

命兮摻天道其焉如黃靈齋而訪曰近信而遠疑兮

六籍闕而不書曰黃帝答言也神達昧其難覆兮疇克謨而

從諸達道也爾雅曰覆諸牛哀病而成虎兮雖逢昆其必噬

禪而引世本紀曰荆人斃令死其尸死亡隨江水至成都見蜀王

齊兮雖司命其不晰錯交錯也司命天神也春秋佐助明曰司命

神名為威黨長八尺小鼻望羊多鬣覆覆通

於命運明度晰明寶號行於代路兮後膺祚而繁庶寶號

繁庶茂盛也呂太后時出宮人以賜諸王寶號家在清河願如趙近家

至代代王獨幸寶號生景帝後立為皇王肆侈於漢庭兮卒銜恤

而絕緒王謂孝平王皇后莽之女也前書聘以黃金參萬斤遣劉歆奉

火中而死恤憂也詩小雅曰尉危眉而郎潛兮逮三葉而邁武

尉謂都尉顏驥也危蒼雜色也邁過也漢武故事曰上至郎署見一老郎

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而臣尚少陛下好少而臣董弱冠而司袞

兮設王隧而弗處董賢字聖卿哀帝時為大司馬年二十一哀二一公

莽殺賢於獄中左傳曰晉侯請隧夫吉凶之相仍兮恒反側而靡

所穆負天以悅牛兮穆魯大夫叔孫豹也謚曰亂叔而幽主

穆魯大夫叔孫豹也謚曰亂叔而幽主

壓已弗勝顧而見人號之曰予助余乃勝之及後還魯庚宗之婦入獻以

豎牛欲亂其室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牛不進食穆子遂餓而死文斷

祛而忌伯兮闞謁賊而寧后文晉文公也祛袂也忌怨也伯謂伯也后文公也物晉獻公使寺人勃鞞伐公於蒲城公輸垣勃鞞斬其祛及

公入國呂生翼為謀作亂伯楚知之以告公會秦伯于三城殺呂却伯

楚勃鞞字也通人闞於好惡兮宜愛惑之能剖通人謂穆子文

事見國語也謂初悅豎牛後以賊死始怨勃鞞終能告賊剖分益旣擿識而戒胡兮

也言通人尚闞於好惡况愛寵昏惑者豈能分之

備諸外而發內羸秦姓也猶猶發也謂始皇發讖云亡秦者胡也乃使

殺秦氏遂或輦賄而違車兮孕行產而為對輦運也違避也車

亡是發內謂張車子也婦夜田者天帝見而符之問司命曰此可富乎司命曰命當富及期夫婦輦其賄

子財可以借而與之期一車子生急還之田者稍富及期夫婦輦其賄

以逃同宿有婦人夜生子問名於其父父曰生車慎竈顯於言天兮

間名車子其家自此之後遂大貧敬見搜神記

卜水入而妄評爾雅曰評告也左傳曰有食之祥慎曰將水叔孫

樾寤請確字王瓚懷火子產弗予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

火子產曰天道遠人道迩非爾所及遂不與亦不復以也梁叟患夫

黎丘兮丁厥子而事乃親所睇而弗識兮矧幽冥之可信

梁叟梁國之老人也丁當也睇視也矧况也呂氏春秋曰梁北有黎丘鄉

鄉丈人往市醉而歸者黎丘奇鬼效其子之狀而道苦之丈人懼謂其子

事也母綿繆以滓已兮思百憂以自疚綿繆猶牽制也滓音引也

言勿牽制於俗引憂於已彼天監之孔明兮用棊枕而佑仁監

詩曰無思百憂祗自重兮也孔甚也棊輔也沈誠也佑助也言天之視人甚明惟湯蠲體以禱

輔誠信而助仁德也尚書曰天監厥德又曰天威棊枕湯蠲體以禱

析兮蒙厖禡以拯人蠲潔也祈求也爾雅曰厖大也禡福也帝王祀

以人禱吾請自當遂齋戒剪髮斷爪以已為牲禱於祭林之社景二慮

果大雨言蒙天大福以拯救人衡集祈字作妨妨祭也禡音斯

以營國兮焚惑以於宅辰景宋景公也三慮謂三善言也景公有

君當祭之可移於相公曰相股眩也除心腹之疾而實之股眩可乎曰可

移於民公曰民所以為國無民何以為君曰可移於歲公曰歲所以養人

也歲不登何以畜人乎子常曰君善魏顆虎以從理兮鬼亢回以

言三焚惑以退三舍見呂氏春秋也

敵秦魏顆魏武子之子也亮信也左傳曰晉魏顆敗秦師於輔氏獲社

則曰必以為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輔氏之役顆見老

人結草以亢社回躡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亦用

先人治命余各繇邁而種德兮德樹茂乎英六尚書曰各繇邁種

是以報也

布也英六正國名各縣能行布道德子孫茂盛封於英六帝王紀皋陶卒

葬之於六禹封其少子於六以奉其祀六故城在今壽州安豐縣南也

桑末寄夫根生兮卉既彫而已毓根生謂寄生也言百草至寒皆

草經桑上寄生一名寄屑一名寓木一名宛童以喻各縣封於英六餘國先滅英六獨存也有無言而不讎兮又

何往而不復言各縣布德行仁慶流後裔詩蓋遠迹以飛聲兮孰

謂時之可蓄蓋何不也蓄猶待言何不遠遊以仰矯首以遙望兮

魂傲憫而無疇傲憫憫也偏區中之隘陋兮將比度而宣遊

宣偏也偏迫也行積冰之磴磴兮清泉汜而不流淮南子曰北方之極

有東寒積冰雪電羣水之野磴音牛哀反世本云公輸作石磴說文曰磴

皚霜雪之貌也蓋古字磴與皚通注音胡故反社預注左傳云汜閉也

寒風淒而永至今拂穹岫之騷騷玄武縮於殼中兮騰蛇

蜿而自糾玄武謂龜蛇也曲禮曰前朱爵而後玄武設龜甲也尔雅

矜鱗而并凌兮鳥登木而失條矜鱗也并猶聚也凌冰也坐太

陰之屏室兮慨含歎而增愁太陰北方極陰之地也怨高陽之

相寓兮佃頽頽而宅幽高陽氏帝顓頊也山海經曰東北海之

方幽都之地尚書曰宅朔方曰幽都庸織絡於四裔兮斯與彼其

何瘳庸勞也織絡猶經緯往來也瘳愈也言勞於往來四方望寒門

之絕垠兮縱余緹乎不周淮南子曰北極之山曰寒門楚辭曰踰

迅風瀟其騰我兮驚翩飄而不禁

趨谿澗之洞穴兮標通淵之砾砾

隳陰乎寂寞兮愍墳羊之

底兮軼無形而上浮形忽無也出右密之閭野兮不識蹊之

所由右謂西方也密山名也山海經曰西北曰密山黃帝速燭龍令執

炬兮過鍾山而中休速召也獨龍北方之神也山海經曰西北海之

不寢是獨九陰是謂獨龍炬可以照明瞰瑤谿之赤岸兮弔祖江之見劉

岸也

岸也

海經曰鍾山之東曰嵒岸又曰鍾山其子曰鼓其狀人面而聘王母於
龍身是與欽瑪般祖江于崑崙之陽焉音邛爾雅曰劉殺也

銀臺兮羞王芝以療飢玉母西王母也銀臺仙人所居也戴勝

愁其既歡兮又請余之行遲山海經曰崑崙之丘有人戴勝虎齒

召洛浦之宓妃詩含神露曰太華之山上有明星王女咸姣麗以

蠱媚兮增嫵眼而蛾眉姣好也音古巧反蠱音野謂妖麗也嫵舒

妙婧之織署兮揚雜錯之桂徽婧音財性反謂妍婧也桂音圭屬

擗郭璞注云即離朱脣而微笑兮顏的礪以遺光的歷明也遺

也獻環珉與瑱綺兮申厥好以玄黃環珉並玉佩也白虎通曰

黃言王女宓妃等賦賦環佩又贈以繒綺也雖色豔而賂美兮志

浩盪而不嘉賂或作賂浩盪音大也言不以王女又雙林悲於不

納兮並詠詩而清歌雙林謂王女宓妃也即上歌曰天地烟煴

百卉含譎鳴鶴交頸睚鳩相和處子懷春精魂回移

辭曰天地烟煴張揖字詁曰譎古花字也處子處

女也懷思也楚子曰綽約若處子詩曰有女懷春如何淑明忘我實

多淑善也詩曰如何手持荅賦而不暇兮爰整駕而亟行賦謂王

詩也亟疾也音紀力反瞻崑崙之巍巍兮臨滎河之洋洋伏靈

龜以負坻兮巨螭龍之飛梁山海經曰河出崑崙西北隅滎曲也

負之可以架橋也巨猶橫度登閼風之曾城兮構不死而為林

也廣雅曰無角曰螭龍也登閼風之曾城兮構不死而為林

閼風山名在崑崙山上楚詞曰登閼風而饒馬淮南子曰崑崙山有

曾城九重高萬一千里上有不死樹在其西今以不死木為林也

系以為糒兮斟白水以為漿楚辭曰屑瓊漿以為糒糒

出五色流水其白水東拜巫咸以上占夢兮迺真士之元符拜使

南流八中國名為河也拜巫咸以上占夢兮迺真士之元符

咸巫彭巫謝等十巫衡既夢木禾今故令巫咸占之也元善也

於正中兮含嘉秀以為敷滋茂也淮南子曰昔張中則務種穀

得時之中既垂穎而顧本兮爾要思乎故居顧本也本本也言

也洩洩也考理亂於律鈞兮意建始而思終詩序曰太平之音安與融同也

音怨以怒其政乖律十二律也樂叶圖徵曰聖人承天以立均宋均注曰均長八尺施絃以調六律也建立也衡言聽九奏之樂考政化之得失而思其終

惟盤逸之無斃兮懼樂往而哀來盤樂也逸縱也

古度字也莊子曰樂未畢也哀不繼之素撫弦而餘音兮大容吟曰念哉素素女也

史記曰天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琴大容黃帝樂師也念哉戒逸樂也既防溢而靜志兮追我暇以

翱翔益浦也追及也出紫宮之肅肅兮集大微之閶闔紫宮也閶闔明大也

命王良掌策駟兮踰高閣之鏘鏘史記曰天

芒周車畢星也幕幕建國車之幕幕兮獵青林之芒

易曰弧天之利以威天下撥音方割反刺音力達反撥刺張弓觀辟雷

於北落兮伐河鼓之磅礴壁東壁也史記曰羽林天軍西為壁

乘天潢之汎汎兮浮雲漢之湯湯史記曰王良

倚招搖攝提以低招搖攝提星名也

天矯嫺以連卷兮雜沓叢頓嫺音居也

汨鵲戾沛以罔象兮爛漫麗靡麗音一六反汨音

凌驚雷之硠礚兮弄狂電之滢裔硠音一六反滢音

踰虛頊於宕冥兮貫倒景而高厲音

開陽而頊盼兮臨舊鄉之暗藹音

反悲離居之勞心兮情悄悄而思歸音

魂眷眷而屢顧兮馬倚軸而徘徊音

豈愁慕之可懷音

出閭闔兮降天塗乘飈忽兮馳

虛無天閭闖雲霏霏兮繞余輪風眇眇兮震余旗續聯翩兮

紛暗曖倏眩眩兮反常閭倏然也眩音縣收疇昔之逸

豫兮卷淫放之遐心謂初存於四方天地之間脩初服之娑娑兮

長余珮之參參楚辭曰退將復脩吾初服文章煥

以粲爛兮美紛紜以從風御六藝之珍駕兮遊道德之平

林以六藝為車而駕之也結典籍而為罟兮歐儒墨而為禽

嘉魯氏之歸耕兮慕歷陵之欽峯琴操曰歸耕者魯子之所作

夙昔而不貳兮固終始之所服也夕惕若厲以省僇兮懼

余身之未勅也共音恭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苟中情之端直

兮莫吾口知而不忍忍音新也音音墨無為以疑志兮與仁義乎

消搖老子曰上不出戶而知天下兮何必歷遠以劬勞

夫希相和悄悄吝不飛謂四方超踰騰躍絕世俗飄飄神舉逞所欲天不可階仙

仁而不遇其詩曰汎汎汎汎其流憂心悄悄温于群小靜言思之

高時孰能離結精遠遊使心攜亦亦松子也香向王子喬也列仙傳

夫何思求和初出為河間相河間王時國王驕奢不遵典

附也也回志竭來從玄謀竭去也音立別反謀或作獲我所求

神農能火自燒至崑崙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隨風上下王子喬周靈

王太子也也好吹笙作鳳鳴游伊洛間道士浮丘公接上嵩高山三十餘

年後來於山上見相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緱氏山頭果乘白鶴

山頭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數日天守林曰時踞也謂得仙高踞也

附也也回志竭來從玄謀竭去也音立別反謀或作獲我所求

夫何思求和初出為河間相河間王時國王驕奢不遵典

附也也回志竭來從玄謀竭去也音立別反謀或作獲我所求

夫何思求和初出為河間相河間王時國王驕奢不遵典

夫何思求和初出為河間相河間王時國王驕奢不遵典

憲又多豪右共為不軌衡下車治威嚴整法度陰知姦黨
名姓一時收禽上下肅然稱為政理視事三年上書乞骸
骨徵拜尚書年六十二永和四年卒著周官訓詁崔瑗以
為不能有異於諸儒也又欲繼孔子易說彖象殘缺者竟
不能就所著詩賦銘七言靈憲應問七辯巡詰懸圖凡三
十二篇衡集作玄圖蓋玄與懸通求初中謁者僕射劉珍校書郎劉駒
駮等著作東觀撰集漢記因定漢家禮儀上言請衡參論
其事會並卒而衡常歎息欲終成之及為侍中上疏請得專
事東觀收檢遺文畢力補綴衡表曰臣仰幹史職敢撥官守竊食
於紀記竭思於補闕所有漢休烈比久長於
天地並光明於日月昭示萬嗣承承不朽也又條上司馬遷班固
所叙與典籍不合者十餘事漢集其略曰易稱宓戲氏王天下宓
戲氏作史遷獨載五帝不記三皇今宜并錄又一事曰帝系黃
帝產青陽鳥意周書曰乃命少皞行清即清陽也今宜實定之又以為

王莽本傳但應載篡事而已至於編年月紀災祥宜為元
后本紀又更始居位人無異望光武初為其將然後即真
宜以更始之號建於光武之初書數上竟不聽及後之著
述多不詳典時人追恨之

論曰崔瑗之稱平子曰數術窮天地制作侔造化瑗撰平子
碑文也

斯致可得而言歟推其園範兩儀天地無所蘊其靈易繫
辭曰

範園天地之化王彌注云擬範天
地而周備其理也謂作渾天儀也運情機物有生不能參其智謂作候地
動儀等故智思引淵微人之上術記曰德成而上藝成而

下禮記
文也量斯思也豈夫藝而已哉何德之損乎損減也言藝不
減於德也

贊曰三才理通人靈多蔽三才天地人言人雖與天地通為
三才而性靈多蔽罕能知天道也近

推形筭遠抽深滯不有玄慮孰能昭晰玄猶深也
晰音制

卷之九

馬融蔡邕列傳第五十上

後漢書六十

南宋范曄譚唐章懷太子賢注汪文盛高徽傳汝舟校

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也融集云茂陵成權里人也將作大匠嚴之子

嚴援兄為人美辭貌有俊才初京兆摯恂以儒術教授隱

于南山不應徵聘名重關西三輔決錄注曰恂字季直好學善屬文隱於南山之陰融從

其遊學博通經籍恂奇融才以女妻之永初二年大將軍

鄧騭聞融名召為舍人非其好也遂不應命客於涼州武

都漢陽界中會羌虜颯起邊方擾亂米穀踴貴自關以西

道瑾相望左傳曰叔向云道瑾相望也音觀融既飢困乃悔而歎息謂

其友人曰古人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削其喉愚夫

不為莊子曰言不以名害其生者所以然者生貴於天下也今以曲俗咫尺之羞滅無貲之軀殆非老莊所謂也故往應騭召四年

拜為校書郎中謝承及續漢書並云為校書郎又拜郎中也詣東觀典校秘書是

時鄧太后臨朝薦兄弟輔政而俗儒世士以為文德可興

武功宜廢遂寢蒐狩之禮息戰陳之法故猾賊從橫乘此

無備融乃感激以為文武之道聖賢不墜五才之用無或

可廢五才金木水火土也左傳曰宋子罕曰天元初二年上廣

成頌以諷諫其辭曰廣成苑在今汝州梁縣西臣聞孔子曰奢則不遜儉

則固奢儉之中以禮為界界限也是以蟋蟀山樞之人並刺

國君諷以太康馳驅之節詩國風序曰蟋蟀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其詩曰無已太康職思其居毛萇注

云已甚也鄭箋云君雖當自樂亦無甚太樂欲其用禮以為節也又序曰

山有振刺晉昭公也有才不能用其詩曰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寤其死矣

能賦驅被譏言文武之道須折衷也桓音謳夫樂而不荒憂而不

困左傳曰吳季札聘於魯魯為之歌頌季札曰樂而不荒為之歌衛曰憂而不困先王所以平和府藏顯

養精神致之無疆韓詩外傳曰人有五藏六府何謂五藏精藏於腎神藏於心魂藏於肝魄藏於肺志藏於脾此之謂

五藏也何謂六府喉咽者量腸之府也胃者五谷之府也大腸者轉輸之府也小腸者受成之府也膽者積精之府也膀胱者液之府也

天生蒸民故享較手鳴球載於虞謨吉日車攻序於周詩也音

有物有則故享較手鳴球載於虞謨吉日車攻序於周詩也音

古八反形如伏獸背上有二十七刻以木長尺繫之所以止樂擊祝也象

桶中有推柄連底撞之所以作樂見三禮圖珠玉磬也虞謨舜典也詩小

雅曰吉日維戊既禱四車既好四牡孔阜又曰我車既攻我馬既同聖主賢君以增盛美豈徒為

奢淫而已哉伏見元年已來遭值厄運元年謂安帝即位年也危運謂地震大水雨雹

類陛下戒懼災異躬自菲薄荒弃禁苑廢弛樂懸勤憂著

思十有餘年以過禮數重以皇太后體唐堯親九族篤睦

之德陛下履有虞蒸蒸之孝外舍諸家每有憂疾聖恩普

勞遣使交錯稀有曠絕時時寧息又無以自娛樂殆非所

以逢迎太和裨助萬福也臣愚以為雖尚頗有蝗蟲今年

五月以來雨露時澍祥應將至方涉冬節農事間隙宜幸

廣成覽原隰觀宿麥勸收藏因講武校獵使寮庶百姓復

觀羽旄之美聞鍾鼓之音歡嬉喜樂鼓舞疆畔孟子對齊宣

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鍾鼓之聲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

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見羽旄之美欣欣有喜色而

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歎何以以迎和氣招致休慶小臣蟻蟻

不勝區區職在書籍謹依舊文重述蒐狩之義作頌一篇

弁封上淺陋鄙薄不足觀省臣聞昔命師於韃素偃伯於

靈臺或人嘉而稱焉韃以藏箭素以藏弓韃音紀言反素音高禮

之曰韃素鄭注云韃讀為鍵音其寒反謂藏箭之也此馬鄭異義司馬法

曰古者武軍三年不與則凱樂凱歌偃伯靈臺答人之勞告不與也偃休

也伯謂師節也靈彼固未識夫雷霆之為天常金革之作昏

明也左傳鄭子太叔曰為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耀殺戮杜注曰雷震

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作刑獄以象類之矣宋子罕曰兵之設久矣

以廢廢興存亡皆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自黃炎之前傳道罔記

三五以來越可略聞且區區之豐郊猶廓七十里之園盛

春秋之苗鄭周文王所都孟子曰文王之園方七十里詩詠園草樂

奏騶虞韓詩曰東有園草駕言行詩曰彼苗者段一發五犯土

德則應之周禮大司是以天漢之初基也宅茲天邑摠風雨

之會交陰陽之和周禮曰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揆厥靈囿

營于南郊蔡氏也詩大雅曰王在靈徒觀其坳場區宇恢胎曠

蕩蕩變勿罔寥鬱鬱決韻音渺决音鳥騁望下里天與地

莽於是周法環瀆右繒二塗左概嵩嶽法音敷於反上林賦曰

山谷巡禽獸曰法廣雅曰音觀也音面據衡陰箕月王屋浸以波

澆黃以榮洛澆陰澆山之北山海經曰雉山澆水出焉東曰衡山多青

屋山在今王屋縣北周禮曰豫州其浸波澆其川榮各水經注云澆水出

黃山在今隨州棗陽縣東北又云波水出馭馬嶺即應劭所謂孤山波水

所出者在今汝州魯山而金山石林殷起乎其中峨峨砥澗

將唯唯隆穹槃回隅峗錯崔金山金門山也水經注云在滎池縣

南即境薄云洛陽縣南大石山中有一萬安山在河

也殷音於謹反砥音五來反唯音祖回反隅音隅峗音魚軌反並高峻良

神泉側出丹水湓池怪石浮磬燿焜于其陂爾雅曰流泉出元出側出也

丹水出石在今鄧州怪石怪好石似玉者浮磬若泗水中石可以為磬也燿焜光也其土毛則摧牧薦草

芳茹甘荼音角摧牧禾詳莊子曰麋鹿食薦一曰草稠曰薦茹菜也

雅曰荼苦菜也詩曰芘箕芸菹昌本深蒲此音紫其音其爾雅曰甘菜月

其根似茅根可食昌本音捕根也深蒲謂蒲白生深水之中芝苳苳苳

蕞荷芋渠芝苳草也禮記曰芝苳菱根苳音而苳菜花紫葉可食而苳

亦在也爾雅曰苳鳥菜葉團以苳生水中今俗名水葵爾雅曰苳山葱格

矣其植物則玄林包竹藩陵蔽京珍林嘉樹建木叢生音玄

幽也包音生也爾雅曰大鳥曰陵音玄椿梧栝柏拒柳楓楊音玄

音玄豐彤對蔚釜額慘爽音玄而材木貌也對音旋對音玄金音

春風含津吐榮鋪于布濩離虐難焚惡可殫形音玄鋪音敷離音

注爾雅云草木花初出為華與離通其字從離本作從生者謂也

何也音鳥至于陽月陰慝害作百草畢落林衡戒田焚萊

柞木爾雅曰十月為陽陽炎注曰純陰用事嫌於無陽故以名云左傳

百草也周禮曰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又曰牧師掌牧地凡田事賁然

後學天網頓八紘犁斂九藪之動物縹橐四野之飛征音玄

也音子由反周禮職方氏掌九藪陽州具區荊州雲夢豫州圃田青州孟

諸充州大野雍州弦蒲幽州獫狁兗州湯紆并州昭余并鄭玄注云澤無

水曰藪動物謂禽獸也縹音明大反又胡串反說文曰縹落也國語曰縹

於山有罕賈逵注云縹縹也音縹也音許四野四方之野飛征飛走也

鳩之乎茲囿之中山敦雲移羣鳴膠膠鄙駭譟謹子野聽

聳離朱目眩隸首策亂陳子籌昏鳩聚也駭音屯亦積聚也鄙

營圍煖廓充斥川谷罕宜羅羅彌綸阮澤阜卑陵山音玄

網也置免罟也蠶麻網也音力官反並見爾雅阮音苦庚反蒼頡篇曰阮

牢欄者校隊案部前後有屯甲乙相伍戊巳為堅周禮司馬有屯甲乙謂相次也伍伍長也戊巳居中為中堅也乘輿乃以吉月之陽朔登于䟽鏤之

金路六驥之玄龍建雄虹之旌夏揭鳴鳶之脩撞陽朔朔也疏鏤謂彫鏤也周禮與服雜記曰王路車輅也金路王路形制如一六駕六馬也續漢志曰天子五路駕六馬驥馬名左傳云唐成云有兩驥馬周禮曰馬高八尺曰驥禮記曰孟冬乘玄輅駕鐵驥今此亦類冬氣而來玄也郭璞注爾雅云虹雙出色鮮盛者為雄左傳云舞師題以旌夏杜預注云旌夏大旌也揭舞也音渠列反禮記曰前有壘矣則載鳴鳶為鳴也音綠鳥則風動故畫之於旌旗以候埃塵也撞者旗之竿也音直江反

曳長庚之飛鬃載日月之太常棲招搖與玄戈注枉矢於

天狼長庚即太白星鬃音旨所交反即旌旗所垂之羽毛也大常天子所建大旗也畫之日月周禮云日月為常招搖玄戈天狼並星名也枉矢

赤星蛇行有星目羽毛紛其鬃馳揚金燄而地玉瓊赤星蛇行有星目赤畫於旌旗也羽毛紛其鬃馳揚金燄而地玉瓊

車於平原播同徒於高岡旃槍摻其如林錯五色以擗光

野場近京師搜雋良野場謂除其草萊令得驅馳也左傳曰天子六軍備良馬之善者司徒勒卒

司馬西平行車攻馬同教達戒通周禮曰司徒若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法于司馬以作

紛回回南北東西紛音呼獲反風行雲轉勾磔隱司黃塵勃

翳闐若霧昏翳音苦莫反翳音火宏反並聲也翳音鳥童反日月為之籠光列宿為之

駁羽味僂狡課才勁勇程氣標按勇捷標匹妙反狗馬角逐鷹鷂競鷲

驍騎旁佐輕車橫厲相與陸梁聿皇于中原綃毘踧踖特

肩胛完珝搗介鮮散毛族桔羽羣綃繫也與胃通音工犬反毘

升獻猓音昆鐵猶撞也揚雄方言曰吳楚之間或謂矛為鐵音楚江反韓

詩齊風曰並驅從兩肩兮薛君傳曰獸三歲曰有胛頰也謂中其頸也

音諸家並古酷反案字書桔從手即古文攬字謂攬擾也

然後飛鉞

音諸家並古酷反案字書桔從手即古文攬字謂攬擾也

然後飛鉞

然後飛鉞

然後飛鉞

然後飛鉞

電激流矢雨墜各指所質不期俱殪窳伏扔輪發作梧

鍾示也音市延反周禮曰王弓以授射甲革槩質者鄭玄云質正也正音在初音人證反聲類曰扔推也言為輪所推也梧支梧也音梧謂支著車也轉車軸頭也音衛謂車 設及狂擊頭顛碎獸不得彖禽不得斃目

凡也音丁外反顛頤也音盧塚走也音 或夷由未殊顛俱頓躓

丑戀久散目規也叶韻音必例反及音殊 蝻蟬蟬充衢塞隧葩華泝布不可勝計

死蟬音而充反說文曰動也蟬音似材反亦動貌也 若夫鷲獸殺蟲倨牙黔口大匈哨後

有力而不能走鄭玄注曰權讀曰哨哨小也音稍緼巡並行貌也 乃使

緼音於粉反孟子曰有衆逐虎虎負隅莫之敢撓撓迫也禦打也 鄭叔孟日婦之徒睽孤刺刺裸程袒楊

馬禮陽暴虎獸于公所孟子曰晉人有馬婦者善搏虎獲碎片下卑衆皆悅之睽離也孤獨也謂親身刺獸刺亦刺也音苦主反爾雅曰袒楊肉袒也 孟子曰袒楊裸程於我側 肩擻拓槎棘枳窮浚谷底幽嶰暴斥

說文曰程裸也其字從衣 虎搏任兕獄製熊拏封豨

爾雅曰豨山豨也音一豨反豨所也音仕雅反豨謂山豨也豨頭篇曰斤六也

豨亦狂也音古戈反說文曰兕以野牛而青 或輕訛越悍瘦躑

色豨音劫古字通到大地豨猪也豨起反 領犯麻嵩高巒陵喬松履脩楠踔躑枝杪標端尾蒼蛙持玄

猿木產盡寓屬單 貌瘦疏猶搜索也瘦音所由反字林曰嶺山嶺也音力子反爾雅曰山大而高曰嵩山小而高曰嶺曰嶺音所由反字林曰嶺山嶺也音勑教反嶺音尋謂長枝也杪音亡小反標音必標反並木末也蛙音以

藥反爾雅曰雞印鼻而長尾郭璞注曰以爾雅而人黃黑色尾長數尺未 有兩歧則則自懸於樹以尾塞鼻寒陵南康人呼之音餘建平人呼之音相贈遺之遺也又音余較反皆土俗輕重不同耳椅音居端反

部留見同曲類行並驅星布麗屬曹伍相保各有分局

罕 罕罔合

謂相如上林賦曰戰雲罕續漢志曰符軍有部部 增波飛流織羅絡

下有曲音魚網也音增七綴則也分音扶問反 縹遊維群驚鳥晨鳥輩作翬然雲起雲爾電落

又補佐反說文曰以石著惟繳也絡縹張羅貌也縹與幕通羣 爾乃

飛也音揮雲音素洽反廣雅曰雲雨也言鳥中綴如電之落 觀高踞改乘回轅泝恢方撫馮夷策句芒超荒忽出重陽

厲雲漢橫天潢 厲雲漢橫天潢

瀨遠也音名小反田獵既罷故改乘回轅也左傳曰改乘轅而北之泝上也恢大也馮夷河伯也向芒東

方之神也荒忽幽遠也重陽導鬼區經神場詔靈保召方相驅

厲疫走域祥靈保神巫也楚辭九歌曰思靈保兮賢務周禮方相氏

射景如龍足今俗謂之木弩也捐罔兩拂游光初天狗緹墳

羊捐音所交及鄭注周禮曰捐除也國語曰木石之怪曰夔罔兩游光

息列反墳羊土之怪然後緩節舒容裝回安步降集波禦川衡

澤虞矢魚陳畧波禦池禦也前書音義曰禦在池中作室可用禱鳥

也周禮川衡掌川澤之禁令澤虞掌國澤之政令也左傳曰魯隱公天魚

於崇矢亦陳也國語曰魯宣公夏濫苦於泗川里革斷其罟而弃之曰古

者大寒降水虞於是登川禽而嘗之於廟行諸國助宣氣茲飛宿沙

田開古蠱音翬終葵揚關芥刊重氷撥蟄戶測潛鱗踵介

旅茲飛則飲飛也品氏春秋曰荆人飲飛涉江中流兩蛟繞其軀飲飛捷

子不得魚焉宿沙非暗於魚道也彼山者非魚之所主也晏子春秋曰公

孫捷田開強古治子事景公以勇晏子勸景公饒之二桃曰計功而食之

猶尋也介謂麟蟲之屬也旅衆也逆獵湍瀨湔薄汾撓淪滅潭淵

左挈夔龍右提蛟鼉春獻王鮪夏薦鼈龜淪滅潭淵

流覽徧昭流覽謂周流觀覽也周禮曰植虞獲以屬會鄭注曰植猶樹也田上樹獲

飛鳥下無走獸虞人植於徧者効具車弊田罷旋入禁圃

宏池宏大鎮以瑤臺純以金堤樹以蒲柳被以綠莎瀟瀟

沆莽錯紵槃委天地虹洞固無端涯大明生東月朔西陝

乃命壺丞驅水蠶逐

純綠也音之尹反音蒲亦柳也瀟音胡廣反瀟音養沆音胡朔反音莽

水貌也錯紵交結也音音之忍反音音於危反虹洞相連也音音胡貢反

朔生也禮記曰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鄭注

之大明日也言池水廣月出於其中也

周螭滅短狐籍鯨鯢周禮靈氏掌除水蟲丞音丁角反蓋音公

七亦反說文曰刺也周禮鯨人掌以時籍魚然後方餘皇連舫舟張

雲帆施蜺情靡颶風陵迅流發擢歌縱水謳淫魚出若星蔡

浮湘靈下漢女游方猶並也餘皇吳之船名也見左傳舫小舟也

凡情帳也音直由反不疾風也音楚疑反武帝秋風詞曰蕭鼓鳴兮發擢

出聽淮南子曰上有叢蒼下有伏龜論語曰或文仲居蔡注云龜出蔡地

故以為名也相靈舜妃溺於湘水為湘夫人也見楚詞漢女漢水之神女

詩云漢水禽鴻鵠鴛鴦鷓鴣鷓鴣鷓鴣鷓鴣乃安斯

寢戢翮其涯鴛鴦匹鳥也鷓鴣白鷓也鷓鴣見鳥也爾雅曰鷓鴣鷓鴣今謂之

魚而食之不生卵而孕鷓鴣於池澤間既胎而又吐生多者生八九少生五

一相連而出若絲緒焉冰鳥而巢高樹之上鷓鴣白鷓也鷓鴣白鷓也鷓鴣音步

歷反鷓音梯揚雄方言曰野鳥也甚小好沒水中方與鷓鴣同鷓鴣鯉鯉

鮑樂我純德騰踊相隨雖靈沼之白鳥孟肆之躍魚方斯

幾矣鱗音諸以鮑而弱鱗鱗音徐林反口在頰下六者長七八尺鱗音

甲連反鮑之類也鱗音隱今鄭頰白魚也難音詳詩魚鱗疏曰余

黃頰魚也鮑音沙或作鮑郭義恭廣志曰吹沙魚大如指沙中行詩八

曰王在靈沼於魚躍鄭玄注云靈沼之水魚盈滿其中也皆以

曰白鳥高嵩高肥澤也嵩音學言並得其所也尚然猶詠歌於伶簫

載陳於方策豈不哀哉伶樂官也詩國風序曰衛之賢者仕於伶

以上書之於策不滿百名於是宗廟既享庖厨既充車徒既簡

器械既攻禮記曰天子歲三田一為乾然後擺牲班禽於賜擗功

羣師疊伍伯校千重山巽常蒲房俎無空廣雅曰押開也字書

反班固西都賦曰置互擺牲班布也必與餼同左傳曰加膳則餼賜猶勞

也山巽畫為山文禮記曰山巽夏后氏之摶也又曰周以房俎鄭玄注云

房謂足下附也酒正案隊膳夫巡行清醪車湊燔炙騎將鼓

駭舉爵鍾鳴既觴周禮酒正中土物五齊之名三酒之物膳天上土

燔或炙將行也既盡也流俗本若乃陽阿衰斐之晉制闡壺華

羽之南音淮南子曰歌采菱發陽阿禮記曰彈諧慢易勿之音作

而人康樂鷓鴣冠子曰南方萬物華羽焉故以調羽也所以

洞蕩匈臆發明耳目疏越蘊愔駭恫底伏越散也蘊愔猶積

聚也檣與音通洞

後漢書

洞蕩

洞蕩

洞蕩

洞蕩

洞蕩

洞蕩

洞蕩

洞蕩

洞蕩

洞蕩

洞蕩

音洞底伏猶帶伏也呂氏春秋曰昔陰康氏之始陰多帶伏之象
澁積故作為舞以宣導之此言作樂亦以疏散帶伏之象
皇鐘鎗鎗

奏于農郊大路之衢與百姓樂之鐘鎗鎗鎗之聲也鐘音鎗

鄰浮巨海而入享西旅越葱嶺而來王南徼因九譯而致

貢朝狄屬象胥而來同入享來助祭也孔安國注尚書曰西旅西戎

葱因以名焉徼塞之道也九譯謂九重譯語而通中國也尚書大傳曰周

成王時越裳氏重九譯而貢白雉朝狄北狄也周禮象胥掌蠻夷之

國使傳王之言而輪說焉以和親之鄭注云通夷狄之言者曰象胥其有

才智者也此類之本名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北方曰譯此官

正為象者周始有南越重譯來貢獻是以名通言語之官為象胥音謂

在乎茲斯固帝王之所以曜神武而折遐衝者也晏子春秋

於仁義之淵忽蒐狩之禮闕繁虞之佃繁樂也虞與娛同闇昧不觀

日月之光聾昏不聞雷霆之震于今十二年為日久矣亦

方將刊禁臺之秘藏發天府之官常由質要之故業率典

刑之舊章周禮八法四曰官常以聽官理天府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

也刑音苦寒反用也質要契券采清原嘉岐陽登俊桀命賢良舉淹滯拔幽

荒清原地在河東聞喜縣左傳曰晉蒐于清原作五軍又楚叔舉曰周

聘畎畝之羣雅宗重淵之潛龍華譽虛譽也介特謂孤介特立也

鼎俎耳聽康衢營傳說於胥靡求伊尹於庖厨索膠鬲於

魚鹽聽竈戚於大車臞胡也音所解反鼎俎謂伊尹負鼎以干湯也

而宏議軼越三家馳騁五帝悉覽休祥摠括羣瑞昌當也

說苑曰竈戚飯牛於康衢擊車輻而歌頃肩博說代胥靡刑

人築於傳巖之野高宗夢得之孟子曰膠鬲舉於魚鹽也

宏大也前書揚雄曰宏言
崇議軼過也三家三皇也
遂棲鳳皇於高梧宿麒麟於西園納

焦僥之珍羽受王母之白環
韓詩外傳曰黃帝時鳳皇止帝東園
集帝梧桐食帝竹實尚書于候曰黃

帝時麒麟在闕帝王記曰堯時焦僥氏來
貢沒羽而王母慕舜之德來獻白環也
求道遥乎宇內與二儀

乎無疆貳造化於后土參神施於昊乾超特達而無儔煥

巍巍而無原
論語孔子曰堯之為君煥乎
其有文章黼黻乎其有成功豐千億之子孫歷萬

載而永延
詩大雅曰天錫百
禎樂既闕北轅反施至自新城

背伊闕反洛京
闕止也音苦况反新城
縣屬河南郡今伊闕縣頌奏忤鄧氏滯於東

觀十年不得調因兄子喪自劾歸
融集云時兄仇子在融舍
物故融因是自劾而歸太

后聞之怒謂融蓋薄詔除欲仕州郡遂令禁錮之
融集云時
左將奏融

道兄子喪自劾而歸離者當免官制曰融典校秘書不推忠
盡節而羞薄詔除希望欲仕州縣免官勿罪禁錮六年矣太后崩安

帝親政召還郎署復在講部出為河間王廢長史時車駕

東巡岱宗
延光三年融上東巡頌帝奇其文召拜郎中及北鄉

侯即位融移病去為郡功曹陽嘉二年詔舉敦樸城門校

尉岑起舉融徵詣公車對策拜議郎
續漢書曰融對
策於北宮端門大將軍

梁商表為從事中郎轉武都太守時西羌反叛征西將軍

馬賢與護羌校尉胡疇征之而稽久不進融知其將敗上

疏乞自劾曰今雜種諸羌轉相鈔盜宜及其未并亟遣深

入破其支黨而馬賢等處處留滯羌胡百里望塵千里聽

聲今逃匿避回漏出其後則必侵寇三輔為民大害臣願

請賢所不可用關東兵五千裁假部隊之號盡力率厲埋

根行道以先吏士
埋根言
不退三旬之中必克破之臣少習學莖

不更武職猥陳此言必受誣罔之辜昔毛遂斬養為衆所

蚩終以一言克定從要
毛遂趙勝平原君客也居門下二年時平
原將與楚合從以毛遂備二十人數其十

九人相與笑之北至楚毛遂果拔劍與楚定
從楚立後兵救趙事見史記蘇秦賤人也臣懼賢等專守一城

言攻於西而羌出於東且其將士必有高克潰叛之變

曰鄭使高克率師次於河上又朝廷不能用又陳星虛參畢參西

方之宿畢為邊兵至於分野并州是也參在申為晉西戎北

狄殆將起乎宜蒲一方尋而隴西羌反烏栢寇上郡皆卒

如融言三遷桓帝時為南郡太守先是融有事於大將軍梁

冀旨與諷有司奏融在郡貪濁免官髡徙朔方自刺不死

得赦還復拜議郎重在東觀著述以病去官融才高博洽

為世通儒教養諸生常有千數涿郡盧植北海鄭玄皆其

徒也善鼓琴好吹笛達生任信不拘儒者之節居宇器服

多存侈飾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子

以次相傳鮮有入其室者嘗欲訓左氏春秋及見賈逵鄭

衆注乃曰賈君精而不博鄭君博而不精既精既博吾何

加焉但著三傳異同說注孝經論語詩易三禮尚書列傳

傳老子淮南子離騷所著賦頌碑誄書記表奏七言琴歌

對策遺令凡二十一篇初融懲於鄧氏不敢復違忤執家

遂為梁冀草奏李固又作大將軍西第頌以此頗為正直

所羞年八十八延熹九年卒于家遺令薄葬族孫日碑獻

帝時位至太傅三輔決錄注

論曰馬融辭命鄧氏後巡隴漢之間將有意於居貞乎

之問謂客於漢陽時易屯既而羞曲士之節惜不貲之軀莊子

士不可語於道終以奢樂恣性黨附成譏固知識能匡欲者

鮮矣匡正也夫事苦則矜全之情薄生厚故安存之慮深

老子曰人之輕死者以其矜高不懼者胥靡之人也前書音義曰

也謂相隨受刑之人也莊子曰胥靡登高坐不垂堂者千金之子

節變未常解襟帶不寢寐者七旬母卒廬于家側動靜以禮有莧馴擾其室傍又木生連理遠近奇之多往觀焉與叔父從弟同居三世不分財鄉黨高其義少博學師事太傅胡廣好辭章數術天文妙操音律桓帝時中常侍徐璜左悺等五侯擅恣聞邕善鼓琴遂白天子勅陳留太守督促發遣邕不得已行到偃師稱疾而歸閑居翫古不交當世感東方朔客難及揚雄班固崔駰之徒設疑以自通作辭駟與固作答皆駟崔駰作達旨乃斟酌羣言違其是而矯其非是也作釋誨以戒厲云爾有務世公子誨於華顛胡老曰顛頂也華顛謂白首也序齊王對問立印曰士亦華髮顛頭而後可用耳左傳宋司馬子魚曰雖及胡者獲即取之杜預注曰胡者元老之稱

之大寶曰位故以仁守位以財聚人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然則有位斯貴有財斯富行義達道士之司也故伊摯

有負鼎之術仲尼設執鞭之言擊伊尹名史記曰伊尹欲干湯而無由乃為有莘媵臣負鼎以塗味詭湯致於王道術自媒術也論語孔子曰行義以達其道又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周禮滌狼氏下士八人執鞭以辟道也

子有清商之歌百里有豢牛之事淮南子曰齊威欲干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達於是為商歌將車以適於齊暮宿於郭門飯牛車下望見桓公乃擊牛角而商歌桓公聞之曰異哉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三齊記載其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神短布單衣適至解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公悅之以為大夫好音岸解音尸諫反日里奚震大夫也史記趙良曰百里奚自齊於秦衣褐食牛暮羊而後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說文曰豢養也夫如是則聖哲之通趣

古人之明志也夫子生清穆之世秉醇和之靈覃思典籍韞積六經安貧樂賤與世無營沈精重淵抗志高真包括

無外綜折無形其已久矣曾不能拔萃出羣揚芳飛文子

曰若仲尼者拔乎其萃出乎其類登天庭序彝倫掃六合之穢慝清宇宙之

埃塵連光芒於白日屬炎氣於景雲端應圖曰景雲者太平時之應也一日慶雲也

逝歲慕默而無聞小子惑焉是以有云方今聖上寬明輔

彌賢知崇英逸偉不墜於地德弘者建宰相而裂土才美者荷榮祿而蒙賜美音以戰反本或作羨蓋亦回塗要至俛仰取容曲也要音一逝反言履直道則不能有所至也輯當世之利定不技之功榮家宗於此

時遺不滅之令蹤遺猶也夫獨未之思邪何為守彼而不通此彼謂貧賤也胡老傲然而笑曰若公子所謂覩曖昧之利而

志昭折日之害專必成之功而忽蹉跌之敗者已公子謾爾

歛袂而興曰胡為其然也謾然翕歛之兒音所六反胡老曰居吾將釋

汝居猶坐也釋詳也昔自太極君臣始基大極天地之始也易曰易有大極是生兩儀有羲皇

之洪寧唐虞之至時洪大也三代之隆亦有緝熙五伯扶微

勤而撫之于斯已降天網縱人紘施王塗壞太極阨賈逵注國語曰

君臣土崩上下瓦解淮南子曰武王伐紂左操黃鉞右執白旟於是智者騁詐辯者馳說武夫奮略戰士講銳講習也電駭風

馳霧散雲披變詐乖詭以合時宜或畫一策而縮萬金或

談崇示朝而錫瑞珪戰國策曰秦昭王見頓弱頓弱曰韓天下之喉咽也魏天下之匈臆也王資臣萬金而游之天下可

圖也秦王曰善乃資萬金使東游韓魏入其將相北游燕趙而殺李牧齊

王入朝四國畢從頓子說之也史記曰虞卿說趙考成王一見賜黃金百

溢再見賜連衡者六印磊落合從者駢組流離連衡謂張儀合從謂蘇秦並佩

白璧一雙六國之印駢並也組綵也流離光彩見也隆貴含羽習積富無崖據巧蹈機以忘其危

夫卑離帶而萎條其幹而枯女冶容而淫士背道而辜人

毀其滿神疾其邪利端始萌害漸亦牙速速方較天天是

口詩小雅曰速速方較天大是掇毛義注云速速陋也鄭玄注云較祿也力言鄙陋小人將貴而得祿也天殺也掇破之也韓詩亦同此作較者蓋

謂小人乘寵方較而行方猶並也欲豐其屋乃節其家易豐卦上六曰豐其屋謂其家王弼注云節覆也至

厚覆間之甚也節音節是故天地否閉聖哲潛形易文言曰天也石門守晨

沮溺耦耕論語曰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鄭玄注云石門魯城外門也晨門主晨夜開閉者又曰長沮桀溺耦而耕並隱顏歛抱璞蘧瑗保生戰國策齊宣王謂顏歛曰願先生與寡人遊歛辭曰王生於山制則毀焉

非不賢也然失璞不完土生鄙野選而祿焉非不貴也而形神不全歌頌
得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靜以自娛知足矣歸受於璞
則終身不辱論語孔子曰蘧伯玉邦有道則
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此為保其生也 齊人歸樂孔子斯征

雍渠驂乘赴而遺輕論語曰齊人饋女樂李桓子受之三曰不執孔
子行史記曰衛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
乘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於是醜之去
衛適曹遺輕謂若奔輕細之物而去言惡之甚也 天豈激主而背國

乎道不可以傾也且我聞之日南至則黃鍾應融風動而
魚上冰蕤賓統則微陰萌兼葭蒼蒼而白露凝月令仲冬律中
黃鍾融風良之

暑相推陰陽代興運極則化理亂相承今大漢紹陶唐之
洪烈盪四海之殘災隆隱天之高折絕地之基細音古節反
細與豆同

皇道惟融帝猷顯丕泝泝庶類含其吮滋泝泝
齊貌檢六合之羣

品濟之乎雍熙羣僚恭已於職司聖主垂拱乎兩楹君臣
穆穆守之以平濟濟多士端委縉綬端委禮衣也左傳曰太極
端委以持周禮說文曰縉

不為之盈採浮磬不為之索山海經曰黃帝取窞山之玉築按之
鍾山之陽尚書曰四濱浮磬注云水

定而干戈戢後仇穰而吉甫宴城濮捷而晉凱入碎開也音
頰亦反謂

也則蓑笠並載環甲揚鋒不給於務蓑音素和反詩小雅曰荷
蓑荷笠毛萇注云荷獨也

當其無事也則舒紳緩佩鳴玉以步綽有

餘裕夫世臣門子誓御之族詩小雅曰曾我誓御毛
萇注云誓御侍御也天隆其祐

主豐其祿抱膺從容爵位自從攝須理髯餘官委貴其進

取也順傾轉圜不足以喻其便遂巡放屣不足以況其易

赤白色也

鴻漸盈階

振鷺充庭

於陸

君子仕建於

振鷺音丁反

下注云鷺白鳥也

喻潔白之士羣集君之朝也

譬猶鍾山之玉泗濱之石累珠璧

中見石可以為磬

言鍾山多玉四水

曩者洪源辟而四隩集武功

多石喻漢多賢人

索盡也音所格反

曩者洪源辟而四隩集武功

禹理洪水而開道

之尚書曰四隩既宅隩居宅音於六反武功定謂武王

伐紂詩周頌曰載戢干戈詩小雅曰薄伐險狝至于太原吉甫燕喜既多

受社鄭玄注曰吉甫既伐後仇而歸天子以禮禮樂之

也左傳晉與楚戰於城濮楚師敗績故晉凱樂而歸也

故當其有事

也則蓑笠並載

環甲揚鋒不給於務

蓑音素和反詩小雅曰荷蓑荷笠毛萇注云荷獨也

當其無事也則舒紳緩佩

鳴玉以步綽有

餘裕夫世臣門子誓御之族

詩小雅曰曾我誓御毛

萇注云誓御侍御也

天隆其祐

主豐其祿抱膺從容爵位

自從攝須理髯餘官委貴其進

取也順傾轉圜不足以喻其便遂巡放屣不足以況其易

取也順傾轉圜

不足以喻其便遂巡放屣

不足以況其易

取也順傾轉圜

不足以喻其便遂巡放屣

不足以況其易

卷之五

詩經

四

夫有逸羣之才人人有優瞻之智童子不問疑於老成瞳

矇不稽謀於先生心恬澹於守高意無為於持盈老子曰持盈而盈

之不知其已河上公注雲持滿必傾不如止也粲乎煌煌莫非華榮明哲泊焉不失所

寧泊猶靜也狂淫振蕩乃亂其情貪夫殉財夸者死權賈誼曰

文也言夸華者瞻仰此事體躁心煩聞謙盈之効迷損益之

必死於權也數易曰天有虧盈而益謙又曰損益盈虛與時偕行王弼注云自然

駑駘於脩路慕騏驥而增驅卑俯乎外戚之門气助乎近

貴之譽榮顯未副從而顛踣踣音步此反下獲重宵之辜高

受滅家之誅詩小雅曰若此無罪動皆以痛勳師也胥相也痛病也言

前書曰史遷薰皆以刑音義云謂禍以知畏懼予惟悼哉害其若是害何也音曷天高地厚跼而踳

之詩小雅曰謂天蓋高不敢怨豈在明患生不思戰戰兢兢必

慎厥充且用之則行聖訓也舍之則藏至順也論語孔子曰

慎故言夫九河盈溢非一凶所防九河謂河水分為九道爾雅曰

聖訓也帶甲百萬非一勇所抗協韻音今子責匹夫以清

宇宙庸可以水旱而累堯湯乎懼煙炎之毀燔何光芒之

敢揚哉煙炎煙火之微細者言常懼微細以致毀滅杜預注且夫地

將震而樞星直井無景則日陰食晏子見伯常塞問曰昔五見

晏子春秋陰食謂不顯食也凡日陰食則井無影也元首寬則望舒眺疾王肅則月側匿

望舒月也尚書大傳曰晦而月見西方謂之眺朔而月見東方謂之側匿則疾王肅眺則疾王舒注肅急也舒緩也是以君子

推微達著尋端見緒履霜知冰踐露知暑時行則行時止

則止消息盈冲取諸天紀易坤文言曰履霜堅冰至艮卦曰時行

消息利用遭泰可與處否樂天知命持神任已羣車方奔乎

險路安能與之齊軌思危難而自豫故在賤而不恥方將

險路安能與之齊軌思危難而自豫故在賤而不恥方將

騁馳乎典籍之崇塗休息乎仁義之淵藪前書司馬相如曰海于六藝之園馳騁于

仁義之塗班固曰有繁旋乎周孔之庭宇揖儒墨而與為友

舒之足以光四表收之則莫能知其所有若乃丁千載之

運應神靈之符闔閭闔乘天衢擁華蓋而奉皇極右今注曰

所作也與蚩尤戰于豕鹿之野常有納玄策於聖德宣太平於中

區計合謀從已之圖也勲績不立予之辜也龜鳳山醫霧

露不除踊躍草萊祗見其愚不我知者將謂之迂龜鳳山醫霧

昏闇也脩業思真弃此焉如靜以俟命不斃不渝數厭也

歲之後歸乎其居詩晉風也毛萇幸其獲稱天所誘也謂小

舉者天之所誘罕漫而已非已咎也罕漫猶無所知聞昔伯翳綜

聲於鳥語葛盧辯音於鳴牛董父受氏於秦龍奚仲供德

於後伯翳即秦之先伯益也能與鳥語見史記葛盧東夷介國之君

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嗜欲以飲食之以服事帝舜

也倭氏興政於巧工造父登御於驂騑非子享土於善圍

狼暉取右於禽囚倭倭之巧人也見尚書造父者秦之先也為周穆

王使主馬於汧渭之間馬大蕃息分土於附庸邑之於秦並見史記國養

馬人也見周禮左傳曰戰於殺晉襄公得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

駒失戈狼暉取戈刺之遂弓父畢精於筋角攸非明勇於赴流

壽王創基於格五東方要幸於談優弓父弓工也闕子曰宋景

公公曰為弓亦選矣對曰臣精盡於弓矣獻弓而歸三日而死公張弓東

向而射矢踰西霜之山集彭城之東其餘力逸勁飲羽於石梁呂氏春秋

曰荆人吹飛入江折蛟前書武帝時吾丘壽王字子贛以善格五待制格

五今之籠也東方朔以善談笑俳優得幸班固曰朔諧謔似優社預注左

於若人故抱璞而優遊前書上官桀武帝時為期門郎從上甘泉

桑弘羊洛陽賈人也於是公子仰首降階忸怩而避忸怩心慙也

胡老乃揚衡含笑援琴而歌衡眉目歌曰練余心兮

浸大清滌穢濁兮存正靈和液暢兮神氣寧情志泊兮心

亭亭者欲息兮無由主踔宇宙而遺俗兮眇翩翩而獨征

大清謂天也和夜謂和氣靈液也亭建寧三年辟司徒橋玄府玄

甚敬待之出補河平長召拜郎中校書東觀遷議郎邑以

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熹平四年

乃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

碑議郎張馴韓詵太史令單颺等

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邑乃自書冊於碑使工鐫刻

立於太學門外

洛陽記曰太學在洛城南開陽門外講堂長十丈廣

易公羊傳十六碑存十二碑毀兩行禮記十五碑悉龍塋東行

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

餘亦填塞街陌初朝議以州郡相黨人情比周乃制婚姻

之家及兩州人士不得對相監臨至是復有三互法

謂婚

用艱難幽冀二州久缺不補邕上疏曰伏見幽冀舊壤鎧

馬所出

鎧甲也周禮考工記曰燕無函函亦甲也言幽燕之地家

兵飢漸至空耗今者百姓虛縣萬里蕭條

吏人延屬而三府選舉踰月不定臣經怪其事而論者云

避三五十一州有禁當取二州而已又二州之士或復限

以歲月狐疑遲淹以失事會愚以為三五之禁禁之薄者

今但申以威靈明其憲令在任之人豈不戒懼而當坐設
三五自生留闕邪昔韓安國起自徒中朱買臣出於幽賤
並以才宜還守本邦

前書安國字長孺梁人坐法抵罪居無幾天
子使使者拜安國為梁內史起徒中為二千
石買臣字翁子吳人家貧負薪賣
以給食歌謳道中後拜會稽太守又張敞亡命擢授劇州豈復顧

七

循三五繼以末制乎

前書微字子高河東人也為京兆尹坐與楊惲厚善制免為庶人從闕下亡命數月冀州郡有

大賊天子思微功使使者召拜為冀州刺史

三公明知二州之要所宜速定當越禁

取能以救時敝而不顧爭臣之義苟避輕微之科選用稽

滯以失其人臣願陛下上則先帝蠲除近禁其諸州刺史

器用可換者無拘日月三五以差厥中書奏不省初帝好

學自造皇義篇五十章因引諸生能為文賦者本頗以經

學相招後諸為尺牘及工書鳥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數十

人說文曰牘書板也長一尺藝文志曰六体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

篆蓋秦始皇使程邈所作也隸書亦程邈所獻主於徒隸從簡易也繆篆

侍中祭酒樂松賈護多引無行趣執之徒並待制鴻都門

下憲陳方俗閭里小事帝其悅之待以不次之位又市賈

小民為宣陵孝子者復數十人悉除為郎中太子舍人特

頗有雷霆疾風傷樹拔木地震隕雹蝗蟲之害又鮮卑犯

境役賦及民六年七月制書引咎詰羣臣各陳政要所當

施行邕上封事曰臣伏讀聖旨雖周成遇風訊諸執事宣

王遭旱密勿祗畏無以或加尚書金縢曰秋大熟未獲天大雷雪

漢篇序曰宣王遇旱測身修行欲消去之故大夫乃臣聞天降災異

緣象而至辟歷數發辟音普歷又史記曰始刑誅繁多之所生

也風者天之號令所以教人也真氏風角曰風者天之夫昭事

上帝則自懷多福詩大雅曰昭事上帝聿宗廟致敬則鬼神以

著國之大事實先祀典左傳曰國之大天子聖躬所當恭事臣

自在宰府及備朱衣宰府謂司徒橋玄府也朱衣謂祭官也漢迎

氣五郊而車駕稀出四時至敬屢委有司雖有解除猶為

踈廢解除謂故皇天不悅顯此諸異鴻範傳曰政悖德隱厥

後漢書

風發屋折木坤為地道易稱安貞

易坤文言曰地道也妻道也其象曰安貞之吉應地無疆

陰氣憤盛則當靜反動法為下叛夫權不在上則電傷物

政有苛暴則虎狼食人貪利傷民則蝗蟲損稼去六月二

十八日太白與月相迫兵事惡之鮮卑犯塞所從來遠今

之出師未見其利上違天文下逆人事誠當博覽衆議從

其安者臣不勝憤滿謹條宜所施行七事表左

表左謂陳之於表左也猶

一事明堂月令天子以四立及季夏之節迎五帝於郊

天子居明堂各依其月布政故云明堂月令四立謂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各所以其日天子親迎氣於其方并祭其方之帝季夏之末祭中央帝也

以導致神氣祈福豐年清廟祭祀追往孝敬養老辟雍示

人禮化皆帝者之大業祖宗所祇奉也而有司數以蕃國

疎喪宮內產生及吏卒小汙屢生忌故小汙謂病及死也竊見南郊

齋戒未嘗有廢至於它祀輒興異議豈南郊卑而它祀尊

哉孝元皇帝策書曰禮之至敬莫重於祭所以竭心親奉

以致肅祇者也又元和故事復申先典皇帝元和二年制曰山川百神應典禮者尚未咸秩

其諸脩奉祀以祈豐年又宗祀五帝于汶上明堂三年望祀華霍東萊岱宗為人祈福前後制書推心懇惻而

近者以來更任太史忘禮敬之大任禁忌之書拘信小故

以虧大典禮妻妾產者齋則不入側室之門無廢祭之文

也禮記曰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夫使所謂宮中有卒三月不

祭者謂士庶人數楮之室共處其中耳儀禮曰有死於宮中者則為之三月不舉祭

豈謂皇居之曠臣妾之衆哉自今齋制宜如故典庶蒼風

霆灾妖之異

二事臣聞國之將興至言數聞內知已政外見民情是故

先帝雖有聖明之姿而猶廣求得失又因灾異援引幽隱

重賢良方正敦朴有道之選危言極諫不絕於朝陛下親
政以來頻年灾異而未聞特舉選博之旨誠當思省述修
舊事使抱忠之臣展其狂直以解易傳政悖德隱之言

三事夫求賢之道未必一塗或以德顯或以言揚頃者立

朝之士曾不以忠信見賞恒被謗訕之誅遂使羣下結口

莫圖正辭郎中張文前獨盡狂言聖上納受以責三司臣

子曠然眾庶解悅漢名臣奏張文上疏其略曰春秋義曰蝗者貪擾

未稼而獲萬民歎怒人者象暴政若獸而齧人京房易傳曰小人不義而

反尊榮則虎食人辟殺殺人亦象暴政妄有喜怒政以賄成刑放於寵推

舉級意前指本原皆象羣下貪狼威教妄施或若蝗蟲宜勅正眾邪清審選

之應宜况萬乘之主脩善求賢宜舉敦朴以補善政陛下體弄舜之聖秉

獨見之明恢太平之業敦經好學流布遠近可留須臾神慮則可致太平

招林微矣制曰下太尉司徒司空天瑞不虛至灾必有緣朕以不德秉統

未明以招林為將何以昭顯憲法哉三司任政者也所當夙夜而各拱默

竟未有聞將何以奉答天意教寧我人其

各悉心思所崇政務消復之術稱朕意焉

臣愚以為宜擢文右職

以勸忠蹇右用事之便宣聲海內博開政路

四事夫司隸校尉諸州刺史所以督察姦枉分別白黑者

也伏見幽州刺史楊喜益州刺史龐芝涼州刺史劉度各

有奉公疾姦之心憲等所糾其効充多餘皆枉撓不能稱

職或有抱罪懷瑕與下同疾網網弛縱莫相舉察公府臺

閣亦復默然五年制書議遣八使漢令三公謠言奏事

儀曰三公聽採長吏臧否人所是時奉公者欣然得志邪枉者

憂悸失色未詳斯議所因寢息昔劉向奏曰夫執狐疑之

計者開羣枉之門養不斷之慮者來讒邪之口語見今始

聞善政旋復變易足令海內測度朝政宜追定八使糾舉

非法更選忠清平章賞罰平私也三公歲盡差其殿最使

吏知奉公之福營私之禍則眾灾之原庶可塞矣

五事空聞古者取士必使諸侯歲貢

尚書大傳曰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三年一貢士一適

謂之依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注云適猶得也孝武之世郡舉孝廉又有賢良

文學之選於是名臣輩出文武並興漢之得人數路而已

數路謂孝廉賢良文學之類也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匡國理政未有其能

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經術聽政餘日觀省篇章聊以游意

當代博奕非以教化取士之本而諸生競利作者鼎沸其

高者頗引經訓風喻之言下則連福俗語有類俳優或竊

成文虛冒名氏臣每受詔於盛化門差次錄第其未及者

亦復隨輩皆見拜擢既加之恩難復收改但守奉祿於義

已弘不可復使理人及任州郡昔孝宣會諸儒於石渠章

帝集學士於白虎通經釋義其事優天文武之道所宜從

之若乃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為致遠則泥君子故

當志其大者

論語子貢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泥謂滯也通此泥以為孔子之言

當別有所據也

六事墨綬長吏職典理人

漢官儀曰秩六百石銅章墨綬也

皆當以惠利為績

日月為勞褒責之科所宜分明而今在任無復能省及其

還者多召拜議郎郎中若器用優美不宜處之冗散如有

釁故自當極其刑誅豈有伏罪懼考反求遷轉更相放効

臧否無章先帝舊典未嘗有此可皆斷絕以覈真偽

七事伏見前一切以宣陵孝子者為太子舍人臣聞孝文

皇帝制喪服三十六日雖繼體之君父子至親公卿列臣

受恩之重皆屈情從制不敢踰越今虛偽小人本非骨肉

既無幸私之恩又無祿仕之實惻隱思慕情何緣生而羣

聚山陵假名稱孝行不隱心義無所依至有女執之人通

容其中恒思皇后祖載之時周禮曰喪祝掌大喪及祖飾棺及載

載謂升極於車也東郡有盜人妻者亡在孝中本縣追捕乃伏其辜

虛偽雜穢難得勝言又前至得拜後輩被遺或經年陵次

以斬日歸見漏或以人自代亦蒙寵榮爭訟怨恨凶凶道路

太子官屬宜搜選令德豈有但取丘墓凶醜之人其為不

祥莫與大焉宜遣歸田里以明詐偽書奏帝乃親迎氣北

郊及行辟雍之禮又詔宣陵孝子為舍人者悉改為丞尉

馬光初元年遂置鴻都門學畫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其

諸生皆勅州郡三公舉用辟召或出為刺史太守入為尚

書侍中乃有封侯賜爵者士君子皆恥與為列焉時妖異

數見人相驚擾其年七月詔召邕與光祿大夫楊賜諫議

大夫馬日磾議即張華太史令單鳳誦金商門引入崇德

殿洛陽記曰南宮有崇德殿使中常侍曹節王甫就問安異及

消改變故所宜施行邕悉心以對事在五行天文志其志

續漢志曰光和元年詔問曰連年蝗蟲其咎焉在邕對曰易傳云大作不

時天降災厥咎蝗蟲來河圖秘微篇曰帝貪則政暴吏酷則誅慘生蝗蟲

含苛之所致也又南宮侍中寺惟難欲化為雉一身毛皆似雉但頭冠尚

未變詔以問邕邕曰貌之不恭則有難禍宣帝黃龍元年未央宮雉化

為雉不為無距是歲元帝初即位將立王皇后至初元元年承祖史家雖

雖化為雉距而鳴將是后父禁為平陽侯女立為后至哀帝晏駕后攝政

王莽以后兄子為大司馬由是為亂臣竊推之頭為元首人君之象今雖

一身已變未至於頭而止是將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若應之不精政

無所及頭冠也又特詔問曰比災變互生未知厥咎朝廷焦

心載懷恐懼每訪君羣公卿士庶聞忠言而各存括囊莫肯

盡心括囊喻閉口而不言揚曰以邕經學深奧故密特稽問宜披

露失得指陳政要勿有依違自生疑諱具對經術以阜囊

封上漢官儀曰凡章表皆啓邕對曰臣伏惟陛下聖德允明深

悼災咎褒臣末學特垂訪及非臣螻蟻所能堪副斯誠輸

寫肝膽出命之秋豈可以顧患避害使陛下不聞至戒哉
臣伏思諸異皆亡國之怪也天於大漢殷勤不已故屢出
祲變以當譴責欲令人君感悟改危即安今災眚之發不
於它所遠則門垣近在寺署其為監戒可謂至切蜺鳩鷄
化皆婦人干政之所致也前者乳母趙嬈貴重天下嬈音狡鳥反
生則貨藏侔於天府死則立墓踰於園陵兩子受封兄弟
典郡續以求樂門史霍王依阻城社又為姦邪今者道路
紛紛復云有程大人者察其風聲將為國患宜高為隄防
明設禁令深惟趙霍以為至戒趙嬈及霍王也今聖意勤勤思明邪
正而聞太尉張顥為王所進光祿勳偉璋偉姓也璋石有也漢有姓偉者
名貪濁又長水校尉趙瑄音玄蔡邕集校作玄屯騎校尉蓋升並叨
時幸榮富優足宜念小人在位之咎退思引身避賢之福

尚書曰君子在野小人在位伏見廷尉郭禧純厚老成光祿大夫橋玄聰

達方直故太尉劉寵忠實守正並宜為謀主數見訪問夫

宰相大臣君之四體謂股肱也委任責成優劣已分不宜聽納

小吏雕琢大臣也雕琢猶鑄削也又尚方工技之作鴻都篇賦

之文可且消息以示惟憂詩云畏天之怒不敢戲豫天戒

誠不可戲也宰府孝廉士之高選近者以辟召不慎切責

三公而今並以小文超取選舉開請託之門違明王之典

衆心不厭莫之敢言厭伏也音一葉反臣願陛下忍而絕之思惟萬

機以蒼天望聖朝既自約厲左右近臣亦宜從化人自抑

損以塞咎戒則天道虧滿鬼神福謙矣臣以愚贛感激忘

身敢觸忌諱手書具對夫君臣不密上有漏言之戒下有

失身之禍易曰君不密則失身臣不密則失身願寤臣表無使盡忠之吏受怨

卷之六下

姦仇章奏帝覽而歎息因起更衣嘗節於後竊視之悉宣
語左右事遂漏露其為邕所裁黜者皆側目思報初邕與
司徒劉劭素不相平叔父衛尉質質字子文著漢職義又與將作大

匠揚球有隙球即中常侍程璜女夫也璜遂使人飛章言
邕質數以私事請託於劭劭不聽邕含隱切志欲相中

也於是詔下尚書召邕詰狀邕上書自陳曰臣被召問以

大鴻臚劉劭前為濟陰太守臣屬吏張死長休百日休假也前書音

義曰吏病滿百日當免也劭為司隸又託河內郡吏李奇為州書佐續漢志曰書佐

怨之狀邕集其奏曰邕屬張死長休百日劭詔死五日復屬河南李奇為

尚書營護阿誰令文書不實劭被詔書考劭母班等辭與班為黨質及邕

上邕集作臣征營佈悸肝膽塗地不知死命所在竊自尋案

實屬死奇不及陟班凡休假小吏非結恨之本與陟

豈敢申助私黨如臣父子欲相傷陷當明言臺閣具陳恨

狀所緣內無寸事而謗書外發宜以臣對與劭參驗臣得

以學問特蒙哀異執事祕館操管御前姓名貌狀微簡聖

心今年七月召詣金商門問以災異齋詔申旨誘臣使言

齋猶持也與實通臣實愚贛唯識忠盡出命忘軀不顧後害遂譏刺

公卿內及寵臣實欲以上對聖問救消災異規為陛下建

康寧之計陛下不念忠臣直言宜加掩蔽誹謗卒至便用

疑怪盡心之吏豈得容哉詔書每下百官各上封事欲以

政政思譴除凶致吉而言者不蒙延納之福旋被陷破之

禍今皆杜口結舌以臣為戒誰敢為陛下盡忠孝乎臣季
父質連見校擢位在上列臣被蒙恩渥數見訪逮言事者

因此欲陷臣父子破臣門戶非復發糾姦伏補益國家者也臣年四十有六孤特一身得託名忠臣死有餘榮恐陛下於此不復聞至言矣臣之愚冗職當咎患但前者所對質不及聞前在金高門對事之時質為下邪相故不聞也而衰老白首猶見引逮隨臣摧没并入阮瑒誠寬誠痛臣一入牢獄當為楚毒所迫趣以飲章辭情何緣復聞趣音促飲猶隱卻告人姓名無可對問章者今之表也張怒以辛卯詔書收送維陽詔獄考吏張靜謂臣曰省君章云欲仇怨未有所施法今無以此詔書又刊章家姓名不得對相者斥考事君學多所見古今如此豈一事乎答曰曠是吏遂飲章為文書臣賢案於本有不解飲字或改為報或改為欺並非也死期垂至且味自陳願身當辜戮句質不并坐句乞則身死之日更生之年也惟陛下加餐為萬姓自愛於是下邳質於洛陽獄効以仇怨奉公議害大臣大不敬弃市事奏中常侍呂強恩邕無罪請之帝亦更思其章有詔減死一等與家屬免

鉗徙明方不得以赦令除楊球使客追路刺邕客感其皆莫為用球又賂其部主使加毒害所賂者反以其情戒邕故毋得免焉居五原安陽縣即西安陽縣也故城在今勝州銀城縣邕前在東觀與盧植韓說等撰補後漢記會遭事流離不及得成因上書自陳奏其所著十志猶前書十志也邕別傳曰邕昔作漢自陳曰臣既到從所乘塞守烽職在候望憂怖焦灼無心能復操筆成草致章闕廷誠知聖朝不責臣謝但懷愚心有所不竟臣自在布衣常以為漢書十志下盡王莽而止光武已來唯記紀傳無續志者臣所事師故太傅胡廣知臣頗識其門戶略以所有舊事與臣雜未備悉相見首尾積累思惟二十餘年不在其位非外史廢人所不得擅述天誘其衷得備著作即建言十志皆當撰錄會臣被罪逐放邊野恐所懷隨軀朽腐抱恨黃泉遂不設施謹先願略科條諸志以欲制刪定者一所當接續者四前志所無臣欲著者五及經典羣書宜諸被本奏詔書所當依據分別首目并書章左惟陛下留神省察臣謹因臨戎長霍園封上有律曆志第一分別首禮志第二樂志第三郊祀志第四天文志第五軍服志第六分別首目連置章左帝嘉其才高會明年大赦乃宥邕還本郡邕自徙及歸凡九月焉將就還路五原太守王智餞之酒醑

知起舞屬邕邕不為報也音獨智者中常侍王甫弟也素

貴驕慙於賓客詬邕曰徒敢輕我邕拂衣而去智銜之密

告邕怨於囚放謗訕朝廷內寵惡之邕慮卒不免乃亡命

江海遠跡吳會張薦文士傳曰邕告吳人曰吾昔嘗嘗備嘗高遷其見

長笛賦序云柯亭之觀以竹為椽邕取為笛可聲獨絕也往來依太山羊氏積十二年

在吳吳人有燒祠以爨者邕聞火烈之聲知其良木因請而裁

為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猶焦故時人名曰焦尾琴焉傳玄

序曰齊桓公有鳴琴曰號鍾楚莊有鳴琴曰繞梁司馬相如綠綺蔡邕有焦尾皆名器也初邕在陳留也其鄰

人有以酒食召邕者比往而主以酤焉客有彈琴於屏

至門試潛聽之曰愜音愜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

反將命者告主人曰蔡君向來至門而去邕素為邦鄉所

宗主人遽自追而問其故邕且以告莫不憮然也音武彈

琴者曰我向鼓絃見螳螂方向鳴蟬蟬將去而未飛螳螂

為之一前一卻吾心從聳然惟恐螳螂之失也此豈為殺心

而形於聲者乎邕莞然而笑曰音莞貌也此足以當之矣中

平六年靈帝崩董卓為司空聞邕名高辟之稱疾不就卓

大怒詈曰我力能族人蔡邕遂偃蹇者不旋踵矣又切勅

州郡舉邕詣府邕不得已到署祭酒甚見敬重舉高第補

侍御史又轉持書御史遷尚書三日之間周歷三臺遷巴

郡太守復留為侍中初平元年拜左中郎將從獻帝遷都

長安封高陽鄉侯董卓賓客部曲議欲尊卓比太公稱尚

父卓謀之於邕邕曰太公輔周受命翦商故特為其號今

明公威德誠為巍巍然比之尚父愚意以為未可宜須關

東平定車駕還反舊景然後議之卓從其言永平二年六

後集卷下 列傳五十五 六

月地震卓以問邕邕對曰地動者陰盛侵陽臣下踰制之所致也前春郊天公奉引車駕乘金華青蓋瓜畫兩轡遠近以為非宜續漢志曰乘輿大駕公卿奉引皇太子皇子皆安車朱輪青蓋金華瓜畫轡廣雅轡箱也卓於是改乘阜車蓋續漢志曰中二千石二千石皆阜車蓋朱兩轡卓重邕才學厚相遇待每集讌輒令邕鼓琴賦事邕亦每存匡益然卓多自恨用邕恨其言少從謂從弟谷曰董公性剛而遂非終難濟也吾欲東奔兖州若道遠難達且遯逃山東以待之何如谷曰君狀異恒人每行觀者盈集以此自匿不亦難乎邕乃止及卓被誅邕在司徒王允坐殊不意言之而歎有動於色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國之大賊幾傾漢室君為王臣所宜同忿而懷其私遇以忘大節今天誅有罪而反相傷痛豈不其為逆哉即收付廷尉治罪邕陳辭謝乞黥首刖足繼成

漢史主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太尉馬日磾馳往謂允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成後史為一代大典且忠孝素著而所坐無名誅之無乃失人望乎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凡史官記事善惡必書謂遷所著史記但是漢家不善之事皆為謗也非獨指武帝之身即高祖善家令之言武帝善籍推辭之類是也班固集云司馬遷著書成一家之言至以身陷刑故微文刺譏貶損當世非誣士也方今國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既無益聖德復使吾黨蒙其訕議日磾退而告人曰王公其不長世乎邕遂死獄中允悔欲止而不及時年六十一搢紳能久乎邕遂死獄中允悔欲止而不及時年六十一搢紳諸儒莫不流涕北海鄭玄聞而歎曰漢世之事誰與正之兖州陳留聞皆畫像而頌焉其撰集漢事未見錄以繼後史適作靈紀及十志又補諸列傳四十二篇因李傕之亂

湮沒多不存所著詩賦碑誄銘譜連珠箴弔論議獨斷勸

學釋誨叙樂女訓篆執祝文章表書記凡百四篇傳於世

論曰意氣之感士所不能忘也流極之運有生所共深悲

也流極皆放也極音紀力反當伯喈抱鉗扭徙幽裔仰日月而不見照燭

臨風塵而不得經過謂迫促之令不其意豈及語平日倖全

人哉及解刑衣竄甌越潛舟江壑不知其遠捷步深林尚

苦不密但願北首舊丘歸骸先壟又可得乎董卓一旦入

朝辟書先下分明枉結信宿三遷謂三日之間匡導既申狂

僭屢革資同人之先號得北叟之後福易同人卦曰先號咷而後笑此叟塞上叟也其

馬亡入胡中人皆弔之叟曰何知非福居數月其馬引胡駿馬而歸人皆

賀之叟曰何知非禍及家富馬良其子好騎墮而折臂人皆弔之叟曰何

知非福居一年胡夷大人丁壯者戰死者十屬其慶者夫豈無懷

慶謂恩遇也懷思也荷君子幽刑尚或為之不舉左傳鄭伯見甄叔曰夫司寇行

邪黨執政乃追子長謗書流後執政謂王允也放此為戮放音甫未

或聞之典刑

替員曰李長戚氏才通情侈苑囿典文流悅音伎侈謂敘帳女樂之類音技

謂鼓琴吹笛之屬也邕實慕靜心精辭綺斤言金商南徂北徙謂對事於金商門指

斤而言無籍梁懷董名澆身毀籍梁謂融因籍梁與音幸為作西第頌懷董謂邕懷董卓之恩也澆簿也

隱諱也

蔡邕傳第五十下

陽

本

一

國

